

正元日記

申報圖  
卷部



879.

322

上海图书馆藏书

正



A541 212 0009 4618B



鴻英圖書館

登記 68522

書碼 879/322

到期 29/10/29

價格 .....

備註 .....

# 正元日記序

物質不滅。勢力不滅。近世實驗學者。定爲公例矣。行爲者。勢力與物質之激蕩也。乃謂行爲之善惡。事過則已。尠視因果。豈非與其所論。自相矛盾哉。彼又曰。物動非力。抗恆動。抗以力則靜。物靜非力。致常靜。致以力則動。夫力給物以動靜。動與靜相因果。是動靜者。萬緒之成基。亦善惡之淵藪也。故易之道。陰陽錯綜。乃吉凶畢露。尙猶有形影不相隨。而相隨無一定者耶。其認淺遺深之故。蓋由舍性與天道。而講人事也。因果之說。倡自佛家。卽儒之所謂得失。而道之所謂感應也。道主天道。佛主性道。儒主人道。亦實下學人事。上達天道。一以貫之也。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天何爲哉。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惟彼此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以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莫或不公。莫或不平。己欲立。斯爲善。己欲摧。斯作惡耳。操者其誰歟。萬有之質點。同類相吸。異類相斥。善與善遇。善事從之。惡與惡遇。惡事隨之。斯質點或現固象。爲人。爲畜。爲木石。或現氣象。爲仙。爲鬼。爲阿修羅。運轉於世界海。歷無量數劫。永久不滅。惟適感則變象。而證果。斯吉凶禍福。皆所坐享矣。天伏其機。觸則立發。智者見之。謂之智。愚者見之。謂之愚。仁者行之。斯爲仁。暴者行之。斯爲暴。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耳。似天操

之實人操之。非人操之。亦非天操之。是卽道之不可思議也。非無欲觀妙有欲觀竅之君子。孰能於窈兮冥兮中探其精而鈞其信哉。予後學何知焉。從段夫子遊有年矣。讀其日記。始領略天道之萬一。夫子歷遊天下名山。凡三十餘年。跋涉險阻。無非爲道。卽無非爲茫茫苦海之衆生。夫世道人心之壞。至今而極。憂時之士。固痛心焉。然未有如夫子之躬行實踐也。是日記不啻夫子躬行實踐之輯要。或受諸師。或得諸友。或察諸邇言。於隱微之中。皆顯見天道。吾人烏可不戒慎恐懼於不賭不聞乎。竊嘗歸納歷史之成績。爲善之家。必有餘慶。爲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爲善不昌。必有餘殃。爲惡不滅。必有餘德。得夫子日記讀之。益可徵信矣。今之君子。每斥因果之說爲迷信。屏諸異端。竊恐其不迷信之迷信。以至墮落心焉憂之。乃請於夫子。將平生遊歷經驗中之日記。梓行於世。但夫子日記之繁多。見者難知其精微至理。今將擇其切要。與當今世俗人心相合者。纂輯一冊。使見之一目了然。今既將日記付刊。故謹序數言。以自警。亦將以警戒同人。修道之切要。歷遊之實行。成己成人之實學。知其中之報應昭彰。正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一言一笑。戒慎恐懼。莫見乎隱。莫顯乎微。皆在其中。嗚呼。茫茫塵海。夫子之日記。不啻濟世之慈航。波羅密不遠。信者得救。

# 正元日記

## 戊寅年記

二月十五日。正元因母病赴外請醫。行至本縣大老君山。遇一老人。道貌巖巖。對之不覺起敬。老人謂元曰。若行色匆匆。必有重憂者。元以求醫對曰。若心中已知有名醫而往求之者乎。元曰。不知。老人曰。吾姓龍。名元祖。於此道粗識崖略。若不見疑。請往一試可乎。元視老人儀表非凡。決非欺人者。可比。遂諾與同歸。途中謂元曰。子根器甚好。大可造就。並詢以奉教信道之事。元答以在家稍讀孔子之書。亦深信孔子之教。他教非所問津。曰。信孔子之教。明孔子之道否。答以不明。曰。甚矣道之難明難行也。吾自十四歲遊歷中外。至今八十有一。曾未見一人深明孔子之道者。良可慨矣。元聞言甚覺驚訝。自思曰。孔子乃儒道耳。何言無一明者。其中必有深意。遂接問曰。孔子究係何道。難明若此。曰。孔子是實行的人道。問何爲人道。曰。大學之道。卽是人道的極規。子不明大學一書。

乎。在明明德者智也。在親民者仁也。在止于至善者勇也。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德者。卽下學上達之道。夫婦之愚不肖。可與知與能之人道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此治世安民。開人道之始基。孔子以此繼往開來。集人道之大成。當今環球交通。物質文明。將達極點。形下之器已著。形上之道將開。蓋大道含三。曰道。曰釋。曰儒。儒爲席上珍。現時之所必需也。吾遊歷中外。卽爲昌明此儒道。而使天下萬國得所依皈耳。是日回到家。母服藥卽愈。

十六日。元深服老人醫術之精。愈加欽佩。請之曰。醫易學否。元甚願學醫。老人曰。醫術易學。頗難精。蓋醫爲大道緒餘。果明大道。識陰陽之妙用。握造化之樞紐。位育參贊。則醫不待學而自精矣。否則爲庸醫。可以醫肉身。而不能醫性靈。可以醫個人之病。而不能醫全國全世界天下萬世人之病。學之何貴乎。元曰。如此說來。元請願舍醫學道。但不識道。如何學法。請明以教我。老人曰。果欲學道。道不遠人。大學一書。卽是入道的門戶。元復問現在國家以四書取士。大學

一書家誦戶曉。人人爛熟于口。何以不見各各得道。精通醫術。老人聞言。遂含笑曰。言可若是之易乎。昔杏壇設教。僅獲四哲。達摩東渡。一花五果。修道如牛毛。成道如兔角。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耳。蓋儒道心法失傳已久。大學之道。至孟子以後。就無知道的真儒了。漢代考據。宋世理學。皆係研究儒教之文章。而性與大道。終不得其門而入。今雖五洲大通。百家雜出。然智者過而愚者不及。小道可觀。致遠恐泥。而求其大中至正。不謬不悖無疑不惑之大道。二帝三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宏規。如鳳毛麟角。曾未一覩。故孔子云。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非不能也。由中道不立。大學不明。升堂而未入室也。吾自闡道以還。深明大學之道。宜古宜今。宜中宜外。貫三教統百家。萃羣真之妙。爲萬教之綱。但非其時不明。非其人不傳耳。孔子云。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也。如夏蟲不可與語冰。井蛙不可與言海。道不同不相爲謀。當今之世。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祇知理學文章。格物形下的小道。而不

明性與天道之學。允執厥中之法。致治人者。賊人。治世者。亂世。上無道。揆。下無法。守自然之理也。

## 己卯年記

正月十五日。龍元祖復來舍下。是夜元懇詳解大學。並實行的功夫次第。祖曰。大學一書。乃儒門傳授心法之書。至則近道矣。止共五十八字。由先天說出。後天由後天說到先天。包羅萬有。涵蓋一切。此孔子問禮于老聃。傳之于曾子者。初學似不易明。然上達必須下學。言行動靜。務要踏實認真。卽于日用倫常之中。合天人一貫之道。集義生氣。性命雙修。日新又新。德至而道自凝矣。大學在明明德一節。卽儒家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功。內聖外王。厥中之實學。先天之道也。故列爲全書綱領。其知止一節。乃儒門之心傳。至善之竅妙。煉凡身。了凡命。後天之法也。無後天之法。不足以還先天。無先天之道。不足以了後天。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自來世儒多失後天之法。專研倫常。愚



忠愚孝。固執不化。是欲盡人者終不能合天。修煉家不明先天之道。專務頑空。寂寞深山。拋却人事。是欲明心者而終不能明心。不能明心。卽終無由見性。是以數千年來。修道之士。多昧本末終始之功。授道之人。盡失先後一貫之傳。無惑乎世風日下。大道不明也。雖然。當春秋之時。大道尙隱。是書雖著。不過渾言其理。甚難廣傳于人。故孔子於知止一節之大旨。存之而不暇細論者。甚有深意也。今則天元正午。大道宏開。特於子詳言之。于是遂授以實行大學之次第功夫。並言其境界焉。云。儒道雖分。內聖外王之學。其實二者之實功。均不外乎知止果知止。則己日克而禮日復矣。所謂知止云者。卽係收已放之心。入虛靈之舍。基命宥密。止而不遷。萬念渾忘。定矣。由知止而浩然之氣日生。盜背施體。由外太極入內太極。天空地闊。無罣無碍。靜矣。由知止而私欲淨盡。天理流行。明心見性。中和位育。安矣。由知止而元神化還太虛。性與天道。上下同流。知幾其神物來。畢照慮矣。由知止而真空煉神。太虛還無。包羅天地。養育羣生。放大。

光明照諸世界。如恆河沙數身。不生不滅。金剛道後得矣。吾所言者。皆係儒道真傳。子須發大行願。中立不倚。守死善道。予有厚望焉。元聞言。覺開悟。當下即以師禮敬云。

十八日。元別母隨元祖外遊。問曰。人生在世。還是守舊好。還是維新高。師曰。人爲萬物之靈。擇善而從。不善而改。今汝從吾學了年餘。尙不明大學之道。通權達變之理。合乎中以企至善乎。某明大學之道。無新舊可分。新者何。萬殊也。舊者何。一本也。一本散爲萬殊。萬殊終歸一本。本末體用之學。何新舊之可言也。元復問古今中外疑案。隨問隨答。真破我疑團。廣我見聞。將前人所未發明者。一一發明之。指示之。沿途領會甚多。心頗開悟。又問現下各教入主出奴。不歸劃一。無所折衷。師何不著書以公同好。俾天下有教無類。師曰。汝真識小言輕。談何容易著書。惟聰明聖智達天德者。方能吐辭爲經。代天宣化。其次非學貫天人。識通中外。斷難闡明聖經。自詡談言之微中也。元曰。今觀天下新書百出。

不窮。果如師言。何毫無禁忌。師曰。今聖道將闢。形下之器。必大發明。是以人才輩出。學說日新。著書立說。百家爭鳴。如此者。乃爲有用之學說。至若生今反古之輩。淫詞邪說。蠱惑民之言。于世無益于人有損。終至災及其身。遺臭萬年耳。蓋君子之道。祖述憲章。上律下襲。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亦不敢作禮樂焉。孔子爲時中之聖。集儒道大成。刪書訂禮。述而不作。然綱常名教。至今猶昭若日星。萬世不易。著作云乎哉。况道全德備之君子。凡事均依天命而行。故孔子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孟子曰。窮則獨善。達則兼善。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凡聖賢之心。皆以躬行爲重。然所以立言垂訓者。乃窮舍之時。不得已之苦衷。筆之于書。以待後學耳。元問誠如師言。儒教尙躬行實踐。不貴空談。允矣。然天下不僅儒教。例如中國釋道兩教。與儒教對峙已久。黨同伐異。勢如水火。釋教談空寂。道教說虛無。皆與儒教南轅北轍。不能一致。如不立言闢駁。何以使之有教無類。進世界于大同也。師曰。聖道之

大天下莫容如萬仞宮牆。汝未升堂入室。焉知宗廟之美。百官之富。故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蓋聖人之道。虛實環生。先後一貫。得其道而用之于外。謂外王。用之于內。謂內聖。曾子曰。有若無。實若虛。乃修道之要妙也。慨自大道不明。人持一說以談天。家宗一教以論化。分道揚鑣。三教裂矣。不知天地有三道。故生三教之聖人。以明之。同條共貫。分而三。合而一也。道家主天道。超脫一切。釋家主性道。空諸一切。儒家主人道。踏實一切者。皆三教之權智也。然道言天道。天道之中。卽含性人二道。釋闡性道。性道之中。卽包天人二道。儒倡人道。人道之中。卽準性天二道。責有輕重之分。故言有廣狹之殊。三教經典。班班可考。非吾私言也。卽以儒教論。孔子云。下學上達。知我其天。易云。窮理盡性。以至于命。孟子云。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又如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等。皆係儒家言性與天道。略可考証之處。再以大學一書証之。亦可見三教合源。無可疑者。在明明德。

者。智也。儒家之事也。儒家之職責。在明明德於天下。在親民者。仁也。佛家之事也。佛家之職責。在普渡衆生。在止於至善者。勇也。道家之事也。道家之職責。在抱一守中。由此言之。三教合源者。合於道也。三教分派者。分於教也。卽權智也。人如不能躬行實踐。體諸身心以證之。雖窮年累月。竭畢生之力。尙難究一教經典。况三教乎。况三教之源乎。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正爲後世僅知研究三教文章。而不能身體力行者。作鍼砭耳。可不思之乎。

## 辛巳年記

六月六日。龍元祖來舍稍坐。卽同行外遊。元因問曰。人無錢不能作善。而有錢尤難好善。何也。師曰。無論有錢無錢。談何容易好善。蓋好善之人。非大祖德。非大前根。是萬難辦到。故世有富而不好善。貧而能好善者。皆因彼前根祖德厚薄之所致也。元曰。貧苦之人。福命薄者有之。謂富貴之人。福命薄。元實是信不過。請先生詳言其理。祖曰。譬如富貴之家。容易作善。而不作者。因他福命太薄。

如豆種只能成其爲豆。欲其成瓜也。萬不能明。此則知前根之薄。若夫祖德譬諸肥瘠之土。河西之地肥。種瓜大如斗。河東之地瘠。種瓜大如拳。能積千金之產。因他前生功行及祖德。實有千金之福。不求自得。何用機謀。如得千金而滿之。乃是上帝因福付富。福盡則滅。否則今生作之。來生受之。釋家所謂要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若欲再造萬金之福。必有萬金之器。始能盛之。卽如他之福命。只造得一小碗之大。今得一小碗之福。卽滿之。再有福將以何物盛之。大抵世人之福命如此。若能以福積福。非福命宏大。聰明聖智。知道行道。造命有學。可以大受者不能也。今城市之人。每每富貴者。多半由精靈中來。所謂地祇之類。得富貴則驕奢處。貧賤則亂爲。只知一時之富貴。非將前根祖德消盡。不可不知修煉。前程黑如漆。轉瞬德盡。不受奇禍。便受奇窮。非不作善。無福命以受之。故君子得福而憂。憂消我前生之功善。祖宗之餘德也。得禍而喜。喜消我前生罪愆。祖宗之餘殃也。蓋功德乃天地之元氣。無論前生今生功德。積在我身。

中一分。卽得富貴一分。此是上帝極公極平之賞罰。而亦卽自然之主宰也。故無論有錢無錢。只能作善好施。便是上上等根器。福命宏大者也。

八月二十九日。元遊歷至山東。遇見鄒至文。其人溫良恭儉。每日聚首談心。神交。元以師位尊之。問倫常日用之道。文曰。倫常日用。乃孔子中人以下之教育。故老子云。大道廢。有仁義。但日用倫常。是紅塵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要務。儒教中之實行實德。元又問忠孝節義之道。文曰。忠者誠心不二之謂。天地之正氣也。乾坤之肖子也。然忠君卽是忠國。非忠其人。以其人爲國家元首。以一國之心爲心。總攬事權。若爲官敬事。事君盡禮。卽是愛國愛民。故孔子云。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當今之忠。忠君一人。希圖富貴。不管人民之痛苦。國家之滅亡。明是忠君。暗是民賊。事君盡忠。盡忠要用權宜。如孔子云。殷有三仁。完全忠之義也。孝者係天經地義。日月之光。返還先天之元氣也。孝堂上之父母。易孝頭上之父母難。夫人能孝者。人而有仁也。否則不但無仁。實則無心也。凡

對人無感情。不可以言孝。然大孝必要實行孔子之孝經。乃爲真孝子也。天節者。非寡婦之節而已。凡夫婦有別。朋友有信。父子有親。長幼有序。凡飲食衣服。喜怒哀樂。皆中者。亦節也。然義者。以德報德。以直報怨。素位而行。臨財不苟。凡事因時制宜。若此。可以言義矣。故忠孝節義者。真天地間之中流砥柱也。

十月初二日。遊歷至江南金山寺。見福如和尚。滿面慈善。言談合機。元奉如師。問之曰。釋家如何存心。如何處世。爲人如曰。佛以慈悲存心。以大願處世。以忍耐爲人。元曰。佛教常言天堂地獄。可信耶。如曰。天地間之事。信之則有。不信則無。吾輩凡夫。眼光如豆。何敢妄議造化機緘。但天地一道。陰陽一理。佛法大如天。普照幽冥。究其極。慈悲教人而已。故云牢獄枷鎖。是帝王將相之仁政。牢獄枷鎖。可見可信。天堂地獄。不可見。似不可信。不可信之於人。其功大。可信之於人。其功小。試問鄉人不敢爲惡者。畏王法耶。畏佛法耶。知王法或可逃。而陰律萬難逃。故不敢爲惡。今世之人。爲王法所化者半。爲因果所化者。十有八九。孔



子云。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可見有生卽有死。有人卽有鬼。人生有王法。死鬼有地獄。理可推也。証之鄉里之談。實有陰司。釋迦佛經有超度幽魂之法。豈盡欺人哉。不過學識不到耳。卽以因果之說。徵之世間。試觀猪羊牛馬受的是刀山之苦。痴聾瞽啞。鰥寡孤獨。無生人之樂。何異地獄。以是觀之。幽明顯然。元再拜曰。正是聞師之言。勝如讀書。我今知道地獄天堂。就在紅塵滾滾之中。因果報應。亦在滔滔世間之上。爲富貴者。當知所以樂善好施。濟窮卽是造福。居貧苦者。當知所以積功守分。免罹死後之刑。常言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卽此義也。

## 壬午年記

正月十日。元問元祖曰。太上曰。天網恢恢。疏而不漏。足見天道賞罰。至公至平。無絲毫缺陷。然驗之人世。有不盡洽于心者何也。

師曰。此乃性與天道之事。談何容易明白。蓋天之賞罰。至神至妙。而實至平至

常佛家以三世起說。儒家以現在立教。皆所以明天道也。試觀世間之人。凡性滅德盡。動遭殺身亡家之禍者。此係彼業果已熟。正天之所以瘳其惡也。有性滅而前根未盡。尙能享人間庸福。諸償所願者。此係業果未熟。正天之所以速其亡也。有義理之性未滅。氣質之性未盡。化者雖足以載福。乃往往所謀不遂。諸惡紛乘。人以爲罰之不平。不知此正天之隱消其罪。以培其德。罰之所以爲賞之地也。人能知此。則順境逆境。處之自有其道矣。

問曰。善緣如何結法。結之果有益於身乎。

師曰。凡世有災患。無人救濟。處愚昧無提撕之人。皆係前生。今世未結善緣之人。果結有善緣。天相之人。成之不期救濟。而自有救濟者。不期提撕。而自有提撕者。因果循環。不差分毫也。是以人生在世。貴廣行方便。財以周人之急。言以順人之心。力以助人之事。理以醒人之迷。至有道德高出於己者。親近之。尊奉之。善緣廣。獲福自多。不幸轉入凡塵。迷却本性。受諸惡報。自有不了奇緣。巧相。

爲湊。豈但有益於人身。並且有益於性靈。善緣可不速結乎。

問曰。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則人事不足爲憑乎。

師曰。天與人無二理也。人事亦莫非天事也。善盡人事者。凡事處以忠恕。富爲則爲。自強不息。窮則善身。達則善世。如是而所謀有不成者。皆前此之人事未盡也。不怨天。不尤人。不躐等以求。不半途而廢。人事既盡。天之權。遂假手於人。有志者事竟成。氣數之天。自不得限之。特不可背天理。以爲人事耳。

問曰。世之受福祿者。究其原。莫非前人得葬吉地。則地理誠可恃乎。

師曰。有天理。然後有地理。有地理。然後有地氣。氣之散者。生萬物。氣之結者。真靈在焉。凡人不昧真靈。其氣自與之相投。不求自得。上地得之。出聖賢。仙佛。中地得之。出帝王將相。下地得之。出一切富貴功名。前人無德。地固難得。前人有德。後人不加培補。地亦難得。卽得而不能久。惟能培補。前人德厚者。合後人之德。則益厚。前人德薄者。合後人之德。則不薄。蓋祖與孫。一氣相貫。卽天地人一

氣相通。人有德行。天必假手於地師。彼惑於風水。每以地師爲操予奪之權者。妄也。

曰爲學之益。在變化氣質。可得聞乎。

師曰。人之生也。氣秉於天。質具於地。而受成於父母。前生之積累者。有不純。兼感於天地。父母者。有不正。氣質所以多偏也。氣質不變。則性命不修。氣質不化。則性命不立。惟居敬窮理。知氣質足累吾心。變化在吾心。幾微動時。善則擴充。惡則克治。復息思靜慮。守此惶惶。則心虛而元氣潛滋。動靜交修。理愈明。私愈淨。軀殼內外。雖若一成不移。而質由氣生。自由氣轉。元氣復一分。卽邪氣減一分。邪氣減一分。卽凡質克一分。氣變質變。變則化矣。此非一朝一夕之事也。其心在堅。其功在勤。其成在恆。久不已。

問新學家言。日大於地。一百四十萬倍。月有大地山河。星亦有世界。以千里鏡窺。皆歷歷可見。其說真乎。

師曰。日之質小於地。其大於地者。日光也。質小光大。射照有斜。有正。故有寒熱。設其質果大於地。地統在日之中央。有熱無寒矣。何以又言有寒熱溫帶之分。則日之小於地可知。至月與星陰也。故夜見其中有陽。所現諸物。皆是地影相映。爲月星中陽光所攝。如水陰陽根。天上日月星斗。無不下映水中。在不知其故者。或以爲水中又一天也。其理一對照自明。夫人無窮神之學。神識囿於天地之中。不能超乎天地之外。而欲窮天極地。形骸有隔。見聞所不能澈者。尙多。惟有包羅天地之心。上下與天地同流。其實自瞭如指掌。中庸言日月星辰繫於天。天之外特言夫地。其出言自爲千古定評。人欲由賢希聖。而達於不可知之謂神。當從事於大學之道。由後天以還先天。自恍然於生天地之本。而天地之高厚。猶其迹焉。至無關緊要者。存而不論可也。論而不議可也。

正月十三日。元問何爲大道。師曰。大道者。由一己之心。推至家國天下。愛人如己。與萬物同體同源。凡言行可以對人對天者。是皆大道也。元又問智識。祖曰。

智識者仁勇之用人而無智。與禽獸何異。智識者靈機巧變也。故孔子云。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君子之智識也。智識而無仁勇者。奸巧從此出。詭謀由此生。因有智識而害仁勇。小人長戚戚也。故大智若愚者。有仁以主之。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智也。

正月十六日。龍元祖謂元曰。士貴尙志。元問曰。何志。師曰。志於道。曰。何謂道。師曰。爲善去惡而已。例如今日從武力中講優勝。是劣敗之基也。從道德中講優勝。是富強之源也。卽如學術一端而論。函人惟恐傷人。卽是上帝之仁心也。矢人惟恐不傷人。卽是魔鬼之心也。種善因結善果。種惡因結惡果。自然之理。故曰。殺人者人恆殺之。愛人者人恆愛之。甚矣。志之不可不慎也。存心行事。務懍帝天。是以君子有戒愼恐懼之道。元聞之曰。然。

二月初三日。元問元祖曰。上古之君以揖讓。今世之君家天下。君之義何在。師曰。凡爲人君。天作之以保民。爲民盡忠。所以奉天。乃能爲萬民之首。萬民之主。

萬民父母。萬民尊仰。上體天地之心。下與萬民排難解紛。保護萬民治安。故曰。人君不可侵犯。惟是乃能盡天職。非以榮耀也。故曰。聖君與民同樂。君之樂在民。民之樂亦在君。故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上下相須。相親相愛。同心同德。是撫我則后。否則虐我則仇。專制之朝。多不知君之義。假君之名。作威作福。威嚇人民。炫耀宮中。何異蝨賊。此爲君不盡君道者也。君失其道。民共殺之。古之亡國滅身者。何可勝道哉。不共戴天。尙有同樂之可言乎。元曰。中國數千年之君主。鮮有與民同樂者。上下相仇。如臨大敵。爲君不樂。何苦爲君。以爭遺臭。師曰。因家天下已久。視爲奇貨可居。此天下無道之時也。俟待八四之年。聖君出焉。百神扶助。萬國咸寧。豈但爲一國之君。並爲萬國之君。統一全球。協和萬邦。纔是明君聖君大君也。所以代天行道。乃謂天子。議禮制。度考文。將自此始矣。

正月二十七日。龍元祖曰。正元。吾與汝談道論德。今已五載。可知上帝之道否。

元曰。嘗聞夫子之言。今略明其善。不知上帝之道。不敢自欺。祖曰。既知不自欺。乃明善復初之天良也。蓋上帝好生之德。非好多生。乃好世人長生。故佛道以出家爲樂事。卽體上帝好生之德。然人物有生有死者。是數之有聚有散也。聚則成形。散則成氣。人爲萬物之靈。得上帝完全一太極。當以太極立命。方不虛生於世。我有一太極。我之乾坤定矣。生也由我。不生不滅亦由我。否則不如物。物有同天地長久不壞者。而禽獸亦知養生煉性。故有千百年長存者。惟人不知養生煉性。由數生。由數死。故孟子云。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人不如禽獸者。亦幾希。任爾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大限來時。凡身化爲烏有。靈性散於幽幽地府。妻孥子女。金錢房屋。物在人亡。好朋友。好知己。兩不相親。嗚呼。可惜一世人身。以有用之精神。辦了許多的空事。成爲無用之舉。吾今對汝明言。爾清夜自思。人壽幾何。用手將凡體摸上一摸。皮細肉嫩。令人可愛。嗟乎。無常一到。肉化清風。骨化泥。正是人生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以圓滿大用之精神。所辦的朝



生暮死之事。今世之人。只知衛生。而不知養生。養生之道。非僅延年益壽也。靜坐孤修也。乃係窮理盡性。至命之實功。和光混俗。在塵脫塵。素位而行。立功立德。順道之自然。行道之天然。無人不可長生。無人不可作聖。如果逆天行道。三綱有缺。五常有虧。每日所講玄玄妙妙。而不知玄也不玄。妙也不妙。閉目凝神。拋棄父母。離却妻子。此不明乎善焉。能誠乎身。又焉得長生。夫長生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即是大學之道也。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明明分出。是三層功夫也。夫理無二。何以要窮理。由人在後天。只知後天之理。不明先天之禮。故曰理有是有非。即用大學明明德之功夫。以窮之。德者。即是中字起點。止至善。即是允執厥中。凡窮理以中作戡秤。故執兩用中。明而復明。合中未合中。在心之安與不安。理之順與不順。果能合中。而至理存焉。理已窮盡。則性出焉。性者。天命之性也。其性盡淨。天理流行。佛曰明心見性。道曰修心煉性。儒曰窮理盡性。果盡性。則可以言至命。

矣。至命之學。有先後天之分。果能內外合一。天人一貫。由後天之命。還先天之性。卽識得本來真面目。方知我身是臭皮囊。故孔子云。五十而知天命。前後判若兩人。別造一個錦繡乾坤之真命。故曰。以至於命。至是乃知天地非大。吾身非小。此卽是完全先天之性命也。夫人知有先天之元命。卽有後天之凡命。故修性又要了命。凡命有五。一曰情。二曰欲。三曰意。四曰魂。五曰魄。先天上之藥曰三寶。卽精氣神。後天上之藥曰五行。卽金木水火土。三寶五行。煉成一貫。乃大道完善。作祖宗之肖子。天地之功臣。但此道爾能以天下爲己任。功行果滿。吾與汝可再會再講。元曰。先生之言。而今只知萬分之一。祈多加教誨。再爲拜別。師曰。吾今遠遊。還有一言告汝。汝之凡命。凡相。一身無一點貴氣。但精氣神超乎人論。壽不滿三十。心相篇有云。有心無相。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由心滅。爾能舍身勸世。善由爾作。大德受命。元曰。先生言我之壽不永。三十年後。還可再會否。師曰。此看爾之造化如何。元曰。死生有命。人能造命耶。師曰。袁了凡。邱

長春等皆是造命之人。相命只可定常人而不能定君子。克念可以作聖。罔念可以作狂。汝知之否。吾朝日所講者皆是大學之道。雖至平至常而至神至妙。亦在其中。卽是立命造命之學。智者見之謂之智。仁者見之謂之仁。勇者見之謂之勇。汝將吾道實行。一旦貫通。再到天涯。求師訪友。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子貢云。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還有超乎吾道。內聖外王。性命雙修。天人一貫。可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爾可從之。吾道自此不行。如無超乎吾道者。爾必要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信好學。乃爲吾門弟子也。言行要合中庸之道。不但無損人利己之事。卽有損人利己之心。非吾弟子也。言畢從容而去。

### 甲申年記

三月八日。母病垂危。元與兄侍藥在側。元曰。前年元祖老師。謂我全家相命壽皆不永。雖然人定者亦能勝天。我惟尊師之教。提倡聖道。不顧家私。嘗云。子孫自有子孫福。莫爲子孫作馬牛。錢財非一人之私物。乃上帝付於有德者。代其

施濟之公物。若能以德積福。或可造福。吾等強爲善而已矣。若夫壽命則聽天也。母曰。爾言正合母心。但爲善須先明善。凡事先行後言。存心貴仁慈。行事貴忠實。成人之美。隱人之惡。有過失當速改。聞善言必速拜。你等可對天盟誓。從今後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當以代天宣化。昌明聖道爲宗旨。方爲吾之肖子。元與兄謹遵母命。於是禱告上帝。願減我弟兄之壽。以增母壽。其後母病果愈。母曰。爾小子從今當體母之心。忠厚爲人。凡有善事。人不能作者。爾弟兄作之可也。吾觀今人。只知爲子孫。誰肯爲人謀。要知錢財爲公物。明大道之君子。必能博施濟衆。吾苦節一生。爾兄弟能不染世俗惡習。勉力爲善。則吾心安矣。吾聞吾家世代好善。你外祖亦好善。爲人必要體祖宗之德。若私心用事。則非段氏之子孫也。再者對人當謙謙爲懷。不失人。亦不失言。能將此言謹記於心。必不失爲好人。記此以遵慈訓。

九月十九日。正元出遊至嘉定。偶遇居士張好德。邂逅相逢。宛若故舊。偕往峨

山至二十四日。在祖師殿圍爐談心。元曰。居士首次到此耶。德曰。我今到此十  
二次矣。每次必携百餘金。隨遇施濟貧苦。元曰。然則居士乃大富翁也。德曰。曩  
昔我乃極貧苦之人。言出令聞者傷心流淚。元曰。今日閒暇。可否略示一二。德  
曰。先生是慈祥之人。以萍水之遇。結形神之交。因緣誠非偶然。鄙人衷曲。固可  
對知己言也。我生未及月而父亡。三歲舅奪母志。撫養恃我伯母。至五歲時。伯  
母又亡。後有繼伯母。因有前姓子。欲竊據家財。常施種種毒計。置我於死地。當  
時我夜臥灶房。日出收糞。時而打罵交加。時而飢寒交迫。欲死不能。既竭吾力。  
思以逃出火坑。末由也矣。至十三歲時。身瘦如柴。面無人色。後因事到外翁家。  
外翁見我如此情形。悲感交集。卽留我同伊學石匠。到石廠後。手足胼胝。艱苦  
備嘗。兼之向有腹痛之疾。故仍無一日得以安寧。至十八歲時。自思石匠非我  
終身之業。卽出外爲人放牛。三越月亦尙平安。一日在岩上割草。失勢墜落。身  
傷足斷。自思今世休矣。幸主人仁慈。俾在家調治。一月方愈。一日忽來一個相

命者。主家無人。我即請將我八字一評。算命人曰。爾火炎土燥。四柱無一點水。兼之一生是行的火土運。此乃乞丐之命也。算命人又將我相一看。言我頭尖額窄。眉隆掩目。眼神昏暗。山根斷。鼻孔仰。口角下垂。兩耳反輪。面如塵埃。全身毫無一點好處。依爾之真命看來。非死不能出頭。但爾心尙有一點善念。或可轉貧爲富。亦未可料也。相命人去后。細想自己之遭遇。不覺悲傷不已。再轉念一想。徒悲無益。相命人說有善念。還可轉貧爲富。我當強爲善而已矣。然作善事。又無錢財。再三思維。見近村有大溪。久無人修整橋梁。每年水漲。行人艱難。而我原是石匠。欲立功德。當從此事著手。遂與主人商議。願食而不資。以成此事業。經主人允許。即日興功。盡心力而爲之。不期月而功竣。由是我之精神倍健。而譽望亦日高。就以打石版爲業。將及二年。已餘錢百餘千。後娶一婦。生二子。至十餘年後。餘錢千餘串。當年大溪水漲。將前所修理之溪橋折斷。即於是年。我子忽然失蹤。因之吾夫婦亦不和。兼之祿熒爲災。盜竊肆虐。從此家計蕭

條。而妻又歸寧不返。我又雙目成疾。孑然一身。徒恃餘錢三十餘串爲生。清夜自思。前者如此順遂。今者如此坎坷。想必走大數將盡。不如自縊。以了殘身。忽來一友。其人平日最講心性之學。我告以生平之事。友曰。前者我過那溪。見淹死三人。此言卽觸動我心。遂請其指示。友人卽詳告以因果報應。上帝賞罰。毫釐不差之理。我當卽對天盟誓。願將所存三十餘串錢。作修溪橋之費。並力任募化。以補不足。不日日光復明。卽將三十餘串錢爲開工之用。再一面修造。一面募化。而橋工告竣。吾妻聞之亦返。和好如初。我仍以石廠爲業。事皆如意。一日吾子忽然自歸。一家遂慶團圓。後聞親母在外祖母家。卽將外祖母與吾母接回吾家。以終餘年。忽一夜有十餘人。擔囊荷箱。夾我家借宿。吾見其凶惡。又不敢不留。到半夜時。忽聽喊聲不絕。此十餘人卽空手由後門而逃。以後亦不來取物。我開箱囊一看。盡是金銀。必係贓物。自思不敢私受。只得代人施濟。况我二子皆孝。又能自立。需此不義之財何爲。現在我家衣食已豐足。有孫六人。

皆聰明能讀書。我願已了矣。試思我之前後苦樂。亦人生得失之因緣也。人生無錢也要爲善。若有錢更要爲善。有錢不爲善。亦與無錢等。不立志爲善。則終身窮苦。等如牛馬。此等人且怨天恨地。豈非冤哉。我想上天甚是公道。賞罰絲毫不爽。使我當年不立志爲善。卽不早死。亦卽終爲窮漢。我今年已七十九。尙無病災。觀今人以用錢爲善爲可惜。吾以爲有錢不爲善更可惜。良田千頃。不能多吃一碗。家藏萬貫。不能增壽一年。可知錢財非私物。乃上天賞給善人之贈品也。先生以吾言爲是否。元曰。古人謂坐談一夜話。勝讀十年書是也。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居士真是現身說法。正元感悟不少。居士原命雖薄。想前生之前生。必是大根器人。不然則窮斯濫矣。何能立志立功乎。吾今觀居士已轉爲富貴相矣。德曰。前人說有心無相。相由心生。有相無心。相由心滅。以我之過去事觀之。益恍然矣。元曰。前修溪橋數月之功德。上帝免爾十餘年之苦惱。兼得妻兒之美報。其後水漲折橋。又致奇窮奇禍。此非上帝不仁。實由功德



消滅。載不住福也。感應篇曰。夫心起於善。善雖未爲。而吉神已隨之。故一念向善。眼光復明。是至誠所感也。及橋成功。合家團圓。是厚德載福也。又接下堂生母。及外祖母。至家事。養卽是大孝在其中也。故強人送爾銀錢。乃是上帝假手於人。賜你之福。報你之功也。今又好善樂施。故能一家和氣。享天倫之樂。可知銀錢非一人之私物。但以其不私。故能成其私。今居士年逾古稀。卽是仁者壽也。記此以增見聞也。

## 壬辰年記

四月十日出遊。路過瀘州。河下見一漁叟。問曰。今日得魚幾何。漁翁答曰。已經四十餘日。不獲一魚。但明日必得魚。其言頗爲驚奇。因曰。漁翁之言戲耶。四十餘日。不得一魚。何以又知明日必得魚。漁翁曰。我與老妻。共年一百四十二歲。還作戲言耶。我言翌日必得魚。其中有因。我昔年農工商賈。驚培漂擇。風火爵耀。無一不爲。奸謀巧計。人莫我過也。當得計之時。人以爲神奇。殊不知今日得

財。翌日受禍。要是早知是禍。則不如不得。我當年何知人尙有良心。無惡不作。無謀不奸。人皆號我爲小孔明。然爲人謀。無一不中。而爲己謀。總謀不脫赤貧。漢廬度五十餘歲。以後方知命中只有八合米。尋盡天下不滿升。故變計以打魚爲生。至今二十餘年。得失之數。見聞愈多矣。前月釣得大鱧魚。及大桿魚。共賣錢十八千四百文。我細思享福還是積福人。我未積福。何能有此慶事。是以得之若驚。意者天將降災於我。故先有此異事乎。不如以之作善。以免無妄之災。但何善可作。又無主意。忽想及前三十年。借某人八千錢。雖未見討。而欠債者還錢。亦是正理。卽至債主家。而債主已死。其子乃舉人。纔問明來意。曰我父在時。周濟貧人甚多。並不希望償還。我今衣食豐足。亦不缺乏。你不必償還可也。我對曰。今生不償還。來生亦要償還。將我留待來生作牛馬償還耶。遂置錢於地而去。後聞主家亦將此錢作善事之用。我尙餘錢十千。製衣兩件。市米幾斗。今米已告罄。故能期明日必得魚。要知事之得失。皆有一定主宰。窮通消長。

之數。吾慣見矣。經驗得多。故敢斷言。明日必得魚。元聞其言。將信將疑。卽曰。今日暫別。明日當來驗證也。十二日。過河畔。漁翁見而呼曰。來何遲也。我固藏魚。以待驗證也。携籃出。賭魚約十餘斤。元當卽自悟。正是不經一事。不長一智。前日以爲謬者。今日果驗矣。可知天之所覆。地之所載。人之所遭遇。無一不有主宰於其間。既有主宰。則凡事之盈虛消長。亦無一不有一定之理數。舉網得魚。求之有道。得之有命。網無知魚。亦無知。惟無知之主宰能知。天何言哉。道在邇而不在遠。自明眼人靜觀之。則漁翁一事。亦可以知其得失有主宰矣。

## 甲午年記

正月十五日。行至雙龍橋。途遇一人。徐曰。君知道乎。元視其人。童顏道貌。現慈祥之光。卽對曰。素昧生平。一見卽問知道否。是誠何心哉。其人曰。予蘇姓。載華其名。幼學天文。後得異人傳授。觀人之氣色。今見君有以天下爲己任之志。是卽我之知音也。元曰。有是哉。而力不贍也。且無實學。何敢問世。華曰。我明道已



將天地人物造成。故曰休息日。如中國盤古開天地。伏羲兄妹制人煙。文王上帝左右。是即陰陽上帝。時而有形有象。及其至也。仍歸於無聲無臭。但三位雖一體。其實又各自爲體。即如人是一位。而體中有精氣神三位。故曰三而一。一而三。以此對照。則萬有明矣。嘗言人有凡身。有性靈。有魂魄。即是三位合而一也。人無凡身。則不能在世界立功。無性靈。則耳目手足不能自動。無靈魂。則終于夢寐之中。以此對照。則萬有又明矣。中國云玉皇上帝。外國云耶穌上帝。此等上帝。皆是有父母。有凡身之人。並逃不脫生死。由他立功於世。立德於人。以上帝之心爲心。可以爲後世效法。死後受帝王封爲上帝。或萬民尊仰爲上帝。亦或自稱爲上帝。此是後天之上帝。爲先天上帝之愛子也。元曰。予聞天文家。謂地球由日中爆出。人爲猿猴所變。地球繞日而行。日大地球數百倍。天王星海王星。與地球相出入。凡星月有人有物。與地球相等。其言是耶非耶。華曰。我考究天文。天外之天。不可枚舉。至云地球由日爆出。而日又是何物爆出。人是

猿猴所變。而猿猴。又是何物所變。日大過地球。地轉而天不轉。雖屬算學家之測量。亦半出意想之推考。要知人之思想。爲形骸所格。任他想入非非。不過是意所在耳。非通天達地之真儒。能出幽入冥者。總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也。人要窮究天地萬物。絲釐不錯。不如反觀一身。吾何以有身。何以有心。何以有靈魂。耳如何能聽。目如何能見。足如何能走。手如何能動。在母腹如何能成形。生從何來。死從何去。心如何能靈。腦筋如何能記事。其毫毛孔竅。骨格筋絡。五臟六腑。如何無中生。出有中。又化成無。能將其中精微竅妙。計量無訛。方可與談天地萬物之極致也。蓋人爲一小天地。不先究人之極。而卽欲窮天之極。仍是涉于虛妄。渺渺無憑。不如存而不論也。爾我不可舍近圖遠。一身窮其極。則天地萬物之理。亦在其中也。我昔年頗關心天文家之測量。亦略知一個天地之芒影。論一個天地之大。乘一刻能行十萬里速度之飛機。行至六十六年。方能達到別個天地中。由是言之。漫說測量卽是思想。亦將困倦。其曰能測量者。實

誣言也。古書云：十二萬年。天地一混沌。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其理雖謬。然亦可計算測量。當今午時正三刻。此是天文家之計算也。今人分地球爲五洲。爲東半球。西半球。其理亦不謬。以吾之眼光觀之。再待三十年後。全球萬國將共成一國。舟車人力一通。世界如一國之往來。當以孔子之教爲體。以耶穌之教爲用。而行政教育。皆用大學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於是由文明而進大同。由大同而歸進化。由進化而達極樂。默淘潛化。不期教而教成矣。至今日西學東來。而十年後則學分中西。人分新舊。國家各尊一教。自相矜尙。再待十年後。遊學歸國之士。各以所學自相標榜。人人尙武力。講智謀。講手段。而道德仁義則置諸度外。然猶知保護教堂。至專制一去。民國告成。講自由。講平權。講共和。講家庭革命。夫婦革命。父子革命。講社會主義。無父無君。無尊卑。無上下。咸欲推倒孔子。元曰：果如你所言。則中原如此搗亂。又何以爲國。華曰：凡陰陽交互之關。二氣紛爭。此等人受天地淆亂之氣。故亦淆亂是非。天地間豈

有無君父之國。無教育之國。無上下尊卑之國。人人豈可爲不道德之自由乎。古今以來。斷無此理。要知萬事皆有一個大主宰。卽前所言上帝是也。人物皆是上帝所化生。豈能淆亂上帝之真是真非乎。蓋不言推倒孔子。而孔道則不明。不言無君父。而君父則不尊。上帝必要降生一大聖人。統一全球。協和萬邦。行孔孟之教於五洲。現今你我主忠信。毋友不如己者。以耶佛之教存心養性。以孔孟之教處世爲人。則定可達到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目的。至天之高。星辰之遠。不必拘拘求之可也。你我常常將一身一心一性一命。求其知道。一旦豁然貫通。則觀天地如視諸掌上。其竅妙之玄機。有可言者。有意會者。蓋上帝者。天地之性也。人物者。天地之身也。若無上帝。亦無天地。若無天地。亦無人物。上帝天地人物爲一體。卽一本散爲萬殊。萬殊歸於一本之理也。非爾我實行真儒之道者。其誰能語於此。

七月初十日。藍國臣紹介元至三多塞。見顏先生紫蘭。先生曰。講修持。先在家。



實行日用倫常。勤恆做功。常看感應篇。行功過格。恪守戒規。存心忠孝。尊師重道。謹言慎行。濟人利物。不可犯邪淫浪飲。貪利殺生等事。元聞之。卽入其門。視察同門中重道者頗多。在家講孝弟者亦不少。惟濟人利物者。寥若辰星。朝夕所談。皆靜坐吃素。唸經等語。冬月十三日。見藍靜安述顏先生所教。請問其詳。靜安遂再將其理。詳細講明。元自以爲得聞大道。遂歸家。途中遇龍元祖。卽將靜安所解釋修道之實功實德。及效果。向元祖一述。祖曰。汝知其一。不知其二。顏之教。卽劉之教也。三教同源。萬教歸儒。天生劉止唐於四川。所以開儒教。修心煉性之風。爲儒教之大賢。所言皆儒門之上乘法也。但依門人程度。故所講亦及下乘法。至靜安之爲人。忠實老成。持家可風。誠六親中之第一信人也。但其言行。謹小慎微。以錢財爲私物。祇知保一時凡體之安。惜哉其所解釋。勤恆作功。得一層功夫。可當萬金之善事。而功夫到三層。可以天堂著名。地獄革冊。夫所謂三層之功。並非靜坐孤修之功。卽時時刻刻。天人一貫。道不可須臾離。

一言一行立功立德也。有如此之功夫。天堂乃能著名。地獄乃能革冊。且第一層功夫。亦非丹田中僅有綑縲之氣。由尾閭直上泥丸。下過玄關。又到丹田。其真陽又上玄關。至天門。當靜坐時。無人無我。心君泰然也。蓋此不過是氣血平和。呼吸綿綿。得凡體之安耳。試問爾有何功於世。何德於人。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世上亦無無功無德之聖賢。誰敢與爾在天堂著名。在地獄革冊。又將何功著名。何德革冊。終脫不了滿身罪障。歷劫冤牽。常言要人欲盡淨。天理流行。此解不過引人入聖之語。若果知道。亦不失爲好人。其忠孝爲首。忠字非單指忠君而言。凡爲人謀。皆要盡忠。其孝字非專指服勞奉養。蓋此亦人之分內之事。何足爲孝。必要引親明道。家富則提携親戚。家貧則言笑不苟。實行孔子之孝經。方敢言孝。至濟人利物一事。非明大道者不能爲也。天地間豈有生前安享庸福。而功苦勤勞。毫無實際。徒憑區區晨昏定省爲孝。而能消清歷劫罪愆者乎。亦豈有在外沽名釣譽。而心在家私。亦能致性靈於天堂者乎。斷然無

此道也。懷此念者。真正將道爲敲門磚。打門就算成了。聖賢仙佛。爾試思之。子路拜孔子學道數十年。猶曰由也升堂。未入於室。要知聖人之文章。爲性與天道之糟粕。有字經不如無字經。因聖道大如天。深者見深。淺者見淺。今之言道者。皆入於道障。儒門所謂性爲何。命爲何。修持爲何。性命雙修爲何。通天地人方是真儒。又爲何。皆不得而知。且今之爲師者。其門人程度不齊。不得已則因材而教。除愼終追遠。超度幽魂之迷暗外。或吃素唸經。爲改過遷善。消前生之惡愆而已。此何足以言知道。夫大道者。以上帝之心爲心。愛人如己。以天下爲己任。由一身心而推至家國天下萬世。公心一片。貫注三千大千。卽道氣長存也。若講修持。猶有一點私心未盡。必惹出種種魔障。生出忌妒心。成見心。是非心。損人利己心。而六慾七情。貪嗔癡愛。從此爲災。故學道如牛毛。成道如兔角。是有私心修道。道之賊也。私心爲善。善之賊也。爾將顏氏之教。由上乘法而推之。將劉氏之書。三思而行之。尊師重道。雖僅行一二。亦不失爲好人。守其戒規。

亦可爲祖宗之肖子也。至欲作天地完人。則非知而躬行實踐之。莫由也已。今將此言告汝。其記之。可以入德矣。

九月初九日。鄒至文來家。謂正元曰。人生知足則常足。故君子素位而行也。夫人之富貴貧賤。莫非前定。佛家之因果。卽儒家之得失。世界之絲毫金錢。皆上天之賞品。上天者。惟皇上帝也。上帝者。天地之公道也。故金錢是上帝寄於有德之家。授於有福之人。使有智之人。代上帝養育羣生也。所以上帝無爲。而人代爲之矣。人苟以爲得手是財。視爲私物。卽是守財奴。看家狗。因其不奉天命。違背上天愛他之心。竊據衆人公物。不能代天行道。猶自以爲得計。殊不知上天的公道。豈獨愛一人。不愛羣生耶。不過因他人無德無智。不能受上天之重托。爾有德有智。可爲上天之代表耳。若見利忘義。竊爲私有。是卽消前生之功。行滅祖宗之餘德。待德盡氣散。不能載富。上帝卽下最後之判斷矣。其無功無過。來生卽爲常人。有過無功。來生卽變犬馬。如千惡不善。將錢財造下彌天大

罪則永墮地獄。殃及子孫。受盡奇窮奇禍。甚則絕嗣滅宗。人而至此。悔亦晚矣。嗟乎。財之爲物。可以造福。亦可造禍。可不慎歟。夫天之生財。只有此數。賢者得之。不肖者失之。得之云者。托其暫領管數十年之謂也。當權若不行方便。如遊寶山空手歸。生時金銀滿庫。死後兩手皆空。以爲一介不以與人。而不知絲釐非有於我。人或慳吝刻薄。一身無常。一到。僅存罵名而已。上帝賞罰。平如戥秤。幾分功德。幾分賞。三兩黃金。四兩福。亦如傭工一日。得一日之傭資。將此傭資善用。則得善果。不善用。可得惡果。以此對照。則上帝賞罰之理。可以明矣。今有人曰。我一生未曾賭嫖。亦未害人。可告無罪矣。殊不知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功德。報天恩。常懷私心。坐擁肥輕。食而不生。用而不爲。試問何事對天。何以對人。不能對天對人。卽是損人利己。此等人愚而無知。只顧目前。其罪猶輕。尙有自作聰明。假聖人之道。亂五倫之常。明知而故犯。其罪當加十等。又有甚者。不明天道。不信鬼神。以惡爲能以奸爲智。鑽營取巧。趨炎附勢。恃富壓貧。恃強凌

弱。不認上帝之有賞罰。此皆分形化象。地祇種子。魔鬼復生。自棄於上帝之撒旦。雖然此等人。萬惡行爲。不足論矣。待至消盡前生之功行。祖宗之遺德。惡貫滿盈。德盡必滅。其屍骸化爲清風。其靈魂墮於永劫不起。則其痛苦。吾不忍言矣。夫皆是上帝之愛子。當其造孽時。上帝必假鬼神以畏之。假王法以治之。使有改過之心。或者使其不克得志。事事不如意。或者使旁人指斥。教他自知其非。改過遷善。若仍不醒悟。則使小人以欺侮之。君子藐視之。使他奇窮奇苦。以折磨其性質。務使能成器而後已。又有前根淺薄。驟得錢財。卽洋洋得意。事忘乎其形。一旦殺身亡家。仍是醉生夢死。自以爲錢財是私物。得手爲榮。而其實是幸中之不幸也。錢財得之不足喜。失之不足辱。無故而得財。安知非禍之先兆。無故而失財。安知非福之將臨。故錢財君子得之爲養命根源。小人得之以殺身亡家。同是一財。有幸有不幸。卽視得之正與不正。及用之當與不當耳。故曰人有機謀。天有巧報。人有小九九。天有大歸除。設若錢財無天地爲之。

主宰卽上帝亦無賞罰。全憑世人奸謀詭詐。則天下之人奸巧者皆富貴。忠厚者皆貧賤矣。何以又精精靈靈。穿一層層本本分分。衣食均勻乎。可知還是厚德載福也。天地間之事物。皆有主宰。豈有錢財無主宰乎。其錢財之主宰。眞是上天之公賞。所謂一文錢不落虛空是也。雖常言人無混財不富。然混財不富。命窮人可知。錢財無因而來。其中皆有主之者。你若知錢財爲公物。再將世人之得失。詳細思之。則知富以造福。卽爲大道生財。

十三日又謂元曰。生財有大道。人在貧苦中有貧苦中之事。在富貴中有富貴中之事。若人生在富貴之家。自恃其富貴。此卽是消爾之前根。喪爾之祖德。今人得富貴以爲奇貨可居。以爲上天獨愛我一人。富爲我之私物。殊不知以富消福。富爲禍之基也。必致旋得旋失。終爲窮漢。倘知富爲公物。以富積福。卽一得永得。對於上天無愧無怍。然今人不知以富積福者何也。實由專制時代之俗情。以爲財源是我計算得來。而不知暗中還有主持。絲毫無有苟得。蓋天有

數也。人有德也。命該得而得者。得富貴而安樂富貴。命不該得而得者。得富貴而殺身亡家。同是一人。何以有一得永得。又有旋得旋失乎。此非上帝之不公。而由人之有功過。雖云上帝之賞罰。亦實天地自然之理數也。故曰有利卽有害。有命該得一千金。而已得九百九十九。尙欠一金。上帝亦要付滿。方了此數。故天數者不多一毫。不少一毛。譬如月滿十五。而不再滿。又如日在冬至至短。過了一刻。不能再短。夏至至長。過了一刻。不能再長。而數千萬年絲釐不變。可知其間有無爲無所不爲之眞主宰。上帝主持。不徒範圍日之長短。月之盈虛。凡天地萬物數千萬年來。當生而生。當化而化。皆其主持。豈有人之錢財。爲天地元氣。而無主持者乎。世界之中。天之大小。星之遠近。微蟲之細。皆在造化爐中。而人亦不能逃於造化爐之外。倘身居造化爐中。而不聽治人之命。猶囂囂然呼曰。我當爲是。甯非怪哉。今人欲以機謀巧詐。取勝者。實自欺也。要知富貴非無故而得。故孔子云。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又



謂君子周急不繼富。故人當用銀錢。不可被銀錢所用。試觀守財奴之慳吝。乏生人樂趣。實不及貧人之優哉遊哉。以自足也。常言積錢與子孫。不如積德與子孫。積錢與子孫。子孫未必能保。積德與子孫。子孫終有享受時。况於己之靈魂。亦有瞻仰。老祖云。以其不私。故能成其私。若以財物爲公物。立功立德。必獲美報也。汝其知之乎。元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雖一時不知。元常清夜自思。亦可領悟。今人非不知錢財爲公物。由於舍不得也。人在紅塵中。求名者多。求利者尤多。常言名是虛。財是實。凡財一到手。卽舍不得。不知舍不得。而終身不得也。故曰。舍不得。舍不得。能舍方得。舍得二字。卽是以富造福耶。至文曰。然。

## 甲午年記

十月十三日。至文謂正元曰。吾一告汝。爲人須權宜變通。因時制宜。萬不可固執已見。致蹈直而無禮等弊。常見世人有處心善。而事不善者。皆由固執不達人情。任性乖張所致。固執云者。恰似腐敗書生。無生氣。無遠慮。無深謀。無實學。

不明天道。不識時務。知己不知人。知中不知外。知古不知今。斯人學道。卽孔子所謂可與立。未可與權。如本立而道未生。學而不思則罔也。凡是通達人情。不在一時之得失。品評終能成事。大化則大成。小化而小就。天道自然。人事固然。世有終身不能成事者。一言以蔽之。曰固執自恃而已。

吾二告汝。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智也。智而用仁。自有勇也。故曰大智若愚。愚而不愚。乃真智也。無智而用仁。其蔽在愚。必至仁而不仁也。下智不愚。不愚而愚。愚之至也。下智用智。以勇爲後盾。不可曰智。不可曰仁。不仁不智。勇亦不足言也。失智仁勇者。非人類也。至下智無仁而用智。所謂有智無德。無仁則無德。無德則無智。鄙夫之勇。小人之智。亡身喪家。由用智而不知仁也。失仁而用智。何智之足云。故曰無智之智爲不仁。無仁之智。因勇成爲小人。故小人長戚戚。上智之智皆仁也。智由仁生。勇在其中。故武王一怒而安天下。故君子上智不用仁。而仁在其中。不用勇而勇出焉。故君子坦蕩。

蕩也。而中人皆智。每過於仁。或不及仁。用智而不得智之當。不當則不中。不中則不仁。不仁則不勇。故有才無德。德之賊也。有德無才。不失本來面目也。夫人之爲仁。有才有德。有德不失其才。才爲至寶。無德用才。才爲仁之害也。害仁卽害德。害德卽無勇。故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達德之本在仁。用在智。爾知之否。元曰銘諸。

吾三告汝。凡有大智之人。皆有大志。有大志乃能素位而行。智謀踴躍。委曲求全。思之思之。執兩用中。蓋人之患在好爲人師。師也者。模人之不模。範人之不範。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因才施教。不失人。亦不失言。可以爲師矣。蓋大道之師。宇宙之元氣也。知道行道。代天宣化。爲乾坤肖子。爲天地功臣。皆師之責也。正元爾必要堅恆勤篤。大道不可須臾離。行住坐臥。不外中和之道。充天地之量。方不愧知道行道。得大學之道。用明明德之功。止於至善之實事也。

吾四告汝。凡人生立定志向。在世界中轟轟烈烈辦成一行事。也不愧天地生。

父母養。但人生成事不在一時。總要有堅有恆。千磨百折。直往向前。終能隨爾之願。有志竟成。古今中外。凡聖賢仙佛。英雄豪傑。無一個不是從苦中得來。人所不能辦之事。爾能辦之。則人所不能享之福。爾能享之。常言受得苦中苦。終是人上人。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天降大任於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然後乃能受大任也。凡事成就有時。不過早與遲。凡人生辦事不在一時之得失。成敗易其初心。故君子得福而憂。憂之如何。是消我前生之功也。喪我祖宗之餘德也。得禍而喜。喜之如何。是消我前生之過。及歷劫之牽連也。殃盡必昌。吾今與爾前後十六載。誨告戒。每日慎獨。克己復禮。蓋天下無難事。卽無有辦不成之事。爾能常常受教。尊師重道。吾今歸隱。後至二十年外。方知吾道之大道之樂。一得永得。而今諸事託之於爾。戒之慎之。予有厚望焉。言畢而去。元卽筆諸日記中。毋忘師訓云爾。

## 丁酉年記

六月一日遊歷青城山天師洞見一人心性純良十五日同到上清宮宿言談投機叩其姓氏曰顏全正元問曰老兄到過此山否顏全曰初到我乃杭州人也因尋師訪友不辭千山萬水此回不得知音我要將天下的道書焚了以免後人修仙悟道元曰老兄好道還是見書而好者或有所見聞而好者全曰我非徒見聞還親身有閱歷又見書以爲證故好道甚篤今遊歷各處十有餘載未見有成道之人講道之士我想見聞不足恃聖經亦不可恃聖賢仙佛皆是以空言欺人故因此發勞騷元曰親身閱歷又何如不如說來爾我詳解全曰我幼時不信甚麼鬼神甚麼叫修道仗我一點聰明藐視天下無人揚揚自恃我有一表兄最講修持訪友到成都入唐劉二家講的是孝弟忠信時而吃齋唸經又講甚麼易學那是我不可不爲然寡母愛我如珍寶平日好施我心中甚不悅與母大鬧一場因此三月未叫母一聲忽一日出外卽聞鬼叫喚當下

毛骨聳亂。回家臥床不起。忽一夜門外來了二人。呼我之名。我出外一見。二人將我鎖押。直到本縣中。似城隍廟。又非城隍廟。見上面坐一官長。呼我之名。我上前跪定。抬頭一看。正是我祖父。心中想到。我的祖父。去世已多年。如何在此。爲官心中將要問。見祖父拍案大罵曰。爾可知罪否。我言道。孫兒不知有何罪。祖父曰。爾目中無法無天。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又不孝爾母。阻親爲善。論陰律。就該短爾之壽。但祖宗餘德尙厚。故叫爾來受罪消愆。全問曰。祖父呀。孫兒莫非死了。曰。然。當時我想我家財萬貫。美妻無人照管。不覺傷心大哭曰。祖父呀。我如今願改過遷善。望祖父保我還陽。祖父曰。爾有悔心。到可以還陽。但要受十日陰律之罪。全曰。只要能還陽。我願受罪。祖曰。要變三日犬。七日馬。全曰。人死了十日。其凡體不壞耶。祖父曰。爾今雖死。其氣未絕。全曰。如此我要快快去變。當下有鬼卒押我同行。直往我家。剛要到時。我心中想到。明是送我還陽。那想會去變犬變馬。直入我家庭中。不覺踢倒我家一條黑犬。閃的一跤。翻身起。

來其形狀卽成了犬。其聲亦是狗聲。但我心中明白。這是我自家之屋。我一人如何知道我變犬。口不能言。自覺多愧。如我的母親妻子。六親等看見我。臉面何存。心中想到。事到而今。顧不得甚麼羞恥。一要在母親面前求他恕罪。霎時看見我家中大門打開。我直往前進。衆犬與我同行。見路頭有糞。陡聞其氣甚香。似乎要向前食之。我心中一正。我是一個人。如何食糞。立時香味變爲臭氣。衆犬上前爭食。我直到母親房中。見母哭泣不已。我上前拖他的衣襟。如孩子要食母乳一班。自心痛悔不已。同母一路跟隨半日。我母不知其故。怒罵曰。這隻犬真是奇怪。行不離左。坐不離右。真是厭氣。將我打開。我也不懼。還是拖其衣。母叫吾妻拿繩索來。將我套住。牽到房門外。我母要往內進。當下我不顧生死。亂叫亂跳。忽然一筋斗翻身起來。卽是我家中母馬。我卽亂跳一時。腹內大痛。要生小馬兒。心中甚是難過。倒地翻身。仍然是我前日的人身模樣。回頭一觀。見二差站立身傍。叫我仍到縣中繳旨。我大怒罵曰。我今已回家。還到縣

中做甚麼。差曰。你今雖回來。不能進你家之門。我不顧向大門直進。見堂屋中門上有二人把守。任我如何不能進去。無奈只得同二差到縣中。一霎時又視我祖父坐在殿上。我就上前。祖父曰。爾快快回去。還陽罷了。我當下又問祖父曰。我有三日犬。七日馬。要十日纔可還陽。何以就要還陽。陰律都可以私情減少耶。祖父曰。爾昨日有真心改過。故三時的真心。將爾變十日犬馬之苦。改作三日。爾快快回去。從今多行善事。如果能修真煉性。尙可以超九玄拔七祖人間之富貴。是消祖宗之餘德。與前生之功善。天地間惟有知道行道。修道煉道。方是真孝子賢孫。說畢。我辭祖父。飄然到家。恍跌一跤。纔還陽世。家人曰。爾今死了三日。今日還陽。乃一家之幸。但昨日家中犬馬多死了。我過後方將陰律之事。一一說明。母曰。幸祖宗有餘德。不然是萬難還陽。此是我的親身經驗。凡身有死。而靈魂不死。故我纔別母拋妻。出外訪道尋師。徧履各省。至今十餘載。毫無心得。懊悔已極。元曰。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老兄既知修持。



不可存入山思想。卽于日用倫常之中。即可超玄拔祖。時纔老兄說唐劉二家。甚是平常。還看不起。不知常道不常。能學得一二分。亦不失爲好人。爾我日在過中。尙不自知。其修持一事。如孟子說。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不可妄學神仙。妄想長生。老兄當日昏死後。不是痛改前非。十日之苦。三日焉能消之。今別老母。拋妻兒。不孝不慈的過。較前倍蓰。還望超九玄拔七祖。那有這種的道。况你而今。出外十餘年。不知老母存亡。孔子云。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現在的人道還未盡。講甚麼修持。忽近圖遠。徒勞無功。大凡道成德備之士。皆係完全倫常之人。不是于深山窮谷中求之也。顏全聞之。遂號咷大哭。認罪而還。

七月十六日。正元與家兄德林。在成都看遺才榜。遇一長者周全仁。談叙人生富貴。不可享盡。仁曰。上年我買得一部古書。中有一段崇禎煤山上吊。前生歷劫之淵源。崇禎前生是周福。盡幼而貧苦。直到四十歲。夢見他的前程。自覺光明。但冤孽太重。須生法解釋。直往北京白雲觀出家。長老知到他是紫微墮落。

紅塵歷年已久。享福已盡。非苦磨他萬難歸本位。教福盡曰。爾願學道可知。修道之苦否。盡曰。小徒不知。求師明明指示。道長曰。爾前根無人可比。但爾歷劫享福太盡。爲師今準你苦修苦煉。或可消盡前生孽障。盡曰。弟子今知道了。遂令彼朝日從事。極下賤之事。提夜器洗痰盂。掃毛廁。逐日無一點空閒。苦不堪言。而道長又常常打罵。如此十有餘年。衆道士暗言道。我們當家老道。人人說他有道。有道之人。賞罰都不公平。以爲周福盡性善不發氣。故任意差遣打罵。看起來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騎。我們精靈些。老道就不敢欺我們。衆皆不以老道爲然。一日周福盡得病。衆道士對道長言。道長曰。等他早死早超生。不要拿藥與他吃。大衆心中愈不以老道爲然。異日果死。道長曰。爾等用蠅索將他的頸子繫住。由狗洞裏拖出去四十里。然後與我抬至北海。拋下海中。不可穿衣服。衆道士心中大不以爲然。遂有暗中罵曰。道長出家之人。講修持之道。如此狼毒心腸。尊他爲師傅。做甚麼。衆皆敢怒而不敢言。將尸首拖至十餘里。衆

曰。我們盡我們師兄師弟之情。用衣服穿好。棺木裝定。埋在路旁。來年我們好與他上墳。回在廟中。只說丟在海中去了。我們大衆不說。師傅焉能知道。安葬已畢。回至廟中。道長一見大罵。爾等造孽徒。違背師命。將我好好一個徒弟。不惟不使他享平安帝王之福。爾反使他來生還要死於非命。衆弟子不解。跪地求師指示。道長曰。爾等不知聽爲師一一道來。周福盡本是紫微下凡。享盡了人間洪福。故歷劫不能還其本位。今生自覺心性光明。知道前根享福太過。故來出家。甘願受苦。消其歷劫罪障。方能安享其福。故苦修苦作。受極苦極難之事。毫無怨悔。他歷劫吃盡山珍美味。穿盡綾羅彩緞。故他來時。爲師將他前生所造之罪。所享之福。與盡說明。穿不要他穿好。吃不要他吃飽。他人所不能受之苦。使他受之。卽是消他前生之罪。天道好還之理也。一絲一厘不讓人爲師與他消罪。爾等不知。以爲爲師殘忍不仁。非殘忍也。消盡牽連。方免再世受苦。因他前生誤殺多人。免他償債。死於非命。故命爾等自狗洞拖出四十里。不如

是則數不能逃。爾等暗暗之中。只顧眼前之苦。不知他未來之苦。常常暗暗之中。恐他受苦。論來十年可以消盡。至今十有餘年。還未消盡。爲師乃是施仁慈。爾等入道未深。焉知其中奧妙。至今中國國運將衰。明室將亡。此乃天之氣數也。將他尸骸拋在海中者。使他投生於外國皇宮。享太平之福。爲聖明之君。後無病而終。還其紫微星君地位。爾等將他埋在中土。而罪障未消盡。今在明室皇宮投生。後有十八年亂世。他還要在煤山上吊而亡。雖還其本位。不得善終。一時死尸之苦。即可消清。反使他受十八年之憂患。死於非命。是爾等之不仁也。爲師常言出家人以慈悲爲本。凡修道不明大道。仁而不仁。明是成人之美。而反成人之苦。衆等聞之。齊聲倒拜曰。承師指教。道長曰。正是不明乎道。不可以爲善。天道無私。不論天子庶人。天星地祇。享一分福。消一分德。受一分苦。消一分愆。故福不可享盡。話不可說盡。天道好還。賞善罰惡。疏而不漏。如邱長春之苦。爲天仙狀元。凡講修持者。無論出家在家。福固不可享盡。苦不可不受盡。

故君子素貧賤行乎貧賤。素患難行乎患難。孔子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躬自厚而已矣。

## 己酉年記

二月十九日。正元見一了然僧。叙談因果。僧曰。我今年九十有六了。元曰。大和尚而今還是鶴髮童顏。必然是大修行人也。僧曰。我乃新疆人。雲遊天下。訪知音。我看君亦是好修持人。知音遇知音。不得不談知音事。我今三生未迷性了。元曰。既如此。不如詳細告我。僧曰。我前三生雲南人也。姓蔡名文先。弟兄四人。長兄與嫂。狠心毒計。用奸謀將二兄三兄害死。圖佔產業。那時我在讀書。先生善透人情。叫我各立門戶。恐遭兄之荼毒。我回家對兄言願出家。兄嫂聞之。滿心歡喜。我就在學堂廟內出家。後我兄家火焚三次。從此連遭不幸。四個姪子。一年死完。嫂子哭得雙目已瞎。不久死去。我看我父母血食已斷。我又還俗。次年小試。我就入學。鄰近有一富翁無子。以女招贅於我。兄得風癱之病。將兄接

在我家奉養三載而死。我有鑒於兄。我即將兄家財提携親戚賑濟鄰朋。膝下有三子。我老來無疾而終。到了本縣城隍。城隍歡迎曰。爾能盡弟道。又能博施濟衆。上帝垂憐。封爲酆都的閻羅天子。城隍送我出殿。酆都一般衙役。就來接我。將要上轎時。見我兄被一羣鬼卒拉的打。其手足皆是牛蹄。發往變牛。當下我叫兄一聲。城隍曰。此是陰律已定。自作自受。我心中恍然。知陰律不可違。我在酆都做了十載。見陰律勝過陽律。我施下惻隱。改纂陰律。叫當方土地。各處去施濟貧苦。有一日天官壽誕。有一糾察善神。叫我在本衙中與天官作壽。我心中不服天官之賞罰。說他只賜富貴之家。少施貧苦之家。恨他爲上神。賞罰不公。我大怒罵道。我看爲上神者。都是趨炎附勢。我還與他拜甚麼壽。一霎時我的神魂飄蕩。見兩位金甲神。呼我之名。快快同吾到三官殿。一霎時又見天朗氣清。現出一殿。殿中金光射人。似如火爐襲身。見天官端坐於上。呼我上前。天官曰。爾擅改陰律。仁而不仁。論陰律將爾打在陰山。原爾其事不善。

其心可佳。吾之賞罰。不論貧富。皆以中字作權。將他功過相品。權之以中。定其賞罰。譬如前生有功者。今雖有過。還未過中。不能罰之。前有過者。今雖有功。功不敵過。不能賞之。善善惡惡。中權一毫不讓人。此是上神之賞罰也。爾之賞罰。只見那眼前之善。不知他從前之惡。由不知以中作權。德盡必滅。殃盡必昌之理。見他人爲善。而遭禍者。設使他再爲惡。必殺其身也。見他人爲惡。而得富貴者。設使他再爲善。其富貴未可量也。上天之賞罰。如平如中。如針。天針要對地針。卽是用中之賞罰也。此天地自然之理。上帝自然之主持。爾小小智識。焉敢侮慢上天。不日放爾去北京投生。爲宦家之兒。享人間之福。一霎時墜下雲頭。飄飄蕩蕩。如癡如醉。忽一日驚醒。翻身跳下。自顧己身。乃是個嬰孩。方知我已投生在世。我的心性。忽然換過。不羨慕富貴。娶妻妾六人。朝日花街酒店。好結賓朋。到五十無子。我請人改作善書。倡言宣講。後生三子。至今還是書香未絕。我去年已在京裏。考察他的祖宗行爲。與我在康熙時所作之事。絲毫不差。此

世活到七十一而亡。又到冥府。天神不收。地神不納。由我飄來飄去。自由自在。忽一日見南極壽翁。翁曰。爾某日要到新疆去投生。我心中大不以為然。我無此軀殼。任我頃刻千里。我想要到名山洞府。任我去留。如有骷髏殼臭皮囊。不免生老病死苦。况想遊歷是萬分的艱難。甚是不願意投生了。不知那日時辰一到。我欲往東方去。天道的氣就朝北方走。我往前行之力不能抵掉身北向。恍然就到了新疆省。見有光如燈火然。我忽然混入其中。我心中甚是恍惚。忽有一日。我心想不知在何地困睡。翻一翻身。恍惚聽得有人言道。今我夫妻將近五十。不知這回是男是女。我聞見是男是女之話。心中一驚。莫非我入了母腹。再想又迷睡了。忽一日精神百倍。翻身起來。纔知我又出了世。以後唸佛經。知道生死循環之苦。曾經試驗。我就無心於富貴。講究修持。生得一子。我夫婦就絕欲。何也。天地好生。不好多生。好人長生。故今之和尙道士不接妻者。實是體天地好長生之道。不生不死之義。人生多了。有人滿之患。刀兵瘟疫由此起。



况有生有死。有痛苦。不如不生不死。無苦惱。此是佛道之慈悲。故立此教也。元曰。人投生或富貴。或貧賤。天道如何安排。大和尚是過來人。諒必知道。僧曰。凡人有一分善。其氣清。而靈魂上浮。有一分惡。其氣濁。而靈魂下降。已之功善。有十丈。靈魂卽在十丈之中。已之惡念一尺。靈魂卽在一尺之中。魂靈之高低。視善惡之如何。陰陽一理。人鬼皆然。靈魂之高者。投生於善多之家。卽在父母交合之時。相感通。故善與善氣相投。是一毫不亂。惡與惡氣相感。一分不差。此是無爲中之上帝。道法自然也。非鬼神主之。而勝於鬼神主之也。我今三生未迷性。已二百餘年矣。天道人道之事。我已經驗的多。元曰。你爲和尚。真不愧和尚也。我昔年見文昌帝君陰騭文。開首言曰。吾一十七世爲士大夫身。我甚是信不過。至今明矣。

## 辛亥年記

四月十八日。正元在上海高陞店。見有一位廣東人。二人談叙。問其姓名。叫徐

世榮二人相交。無話不言。榮曰：我看上海的娼家。夜間拖人。真真可憐。真是要債。如果非債。任他如何拖法。不能相合。元曰：老兄何以知之。榮曰：此是我經驗過來的。我十八歲接親。十九歲到上海縣。舅父的綢緞舖。招有個學徒。叫陳玉順。他家有一老母。雙目不明。一日接妻。在他家去看新娘。此女子美貌妖嬈。到第三日。我又到他家。此女子分外優待我。背其夫與我云：明夜請到我家。我就背了玉順。私自到他家。那是三更以後。只聽房內有男女之聲。以爲玉順歸家。不敢入室。依舊歸店。玉順仍在店中。次日又往他家。那女子笑盈盈的說：昨夜你如何不來。我將昨夜之言。對他說明。女子滿面通紅曰：先生要隱惡而揚善。這是我在娘家相好的。今夜你背了我夫再來家。那晚我又到他家。聽房內仍有男女之聲。心中想到。此女子有甚麼機謀。不可造次。隨卽歸店。次日又到他家。女子仍然以賓主相待。低聲與我說曰：昨日我的老表與舅娘來我家中。在我臥房安寢。幸你未來。我又將昨夜之言。對他說明。女子曰：真是冷落你幾

次實在對不住。你今夜定來。我出來歡迎你。那夜又往他家。又聽有男女之聲。側耳聽之。纔是他的親夫之聲。真是有興而去。無興而歸。次日又往他家去。女子曰。今夜你再來。定無人了。我專等你一人。那夜我暗帶一把刀。若女子與我作玩。非殺他不可。正是色膽大如天。那夜慌慌張張。直往前行。將過小橋。橋中有一人。我左讓。他左當。右讓他右當。月光之下。我見是一白老髮翁。我罵這老者。半夜深更。到此做甚麼。老翁曰。你這少年。半夜深更。又到此做甚麼。曰。我有好事。老翁笑曰。有甚麼好事。無非去尋花問柳。這些事。非與我老漢商量。不得行。問老翁懷抱何物。曰。露水姻緣薄。如此請來我看一看。老人將薄子打開。我在那月下一觀。見了陳玉順的妻蓮英。某月某日與某有露水夫婦之緣。今夜八月十五日。與張太洪。又有一夕之緣。其徐世榮與蓮英。只有言語之交。而無交情之樂。何故。因世榮與蓮英。前生二人皆是假情假意。以假因而結假果。廣東省徐世榮之妻香蓮。與鄰近徐大有。八月二十八日。有一時之歡。以報其前

生賜二百銀之義。我見其簿上說得如此的顯然。暗想到這老人與我作戲。我從來又不相識。何以知我妻之名。與鄉人之名。甚是令人猜疑。曰吾妻與人有一時之歡。可以解否。老人曰。只要你舍得二百銀。我與你解一解。曰。手中又無銀錢。如何解法。老人曰。只要你真舍得。我與你解。曰。舍得。老人曰。真舍得。我與你解了罷。將筆在那簿子上寫着徐世榮爲妻。出銀二百兩。解其前緣。免一時之歡。老人寫畢。飄然而去。我心中注意在蓮英。不把此事爲然。不管他是神是鬼。我要往玉順之家。果有一男。凶惡難當。當下我的淫念冰消。轉回店中。朝日左思右想。我今出外將近兩年。人孰無情。乃辭舅而歸。到二十七日。隔家三十里。因夜深宿店。二十八日。一早歸家。直到中堂見母。不見妻。忙問曰。未見吾妻。母曰。爾妻在房中罷。到房中見妻大哭不止。問其何故而哭。妻曰。要歸家。又不早歸。一日。當下我大驚。連連追問。方知昨晚被賊。妻曰。昨日因母得疾病。命人來接我。我將前門鎖了。後門未閉。不知花園中。翻進賊來。到房內將二百

銀子盜去。我聞之。心中大悅。若非這二百銀子。我妻名節難保。一一對妻說明。妻曰。怪得徐大有。每見我歡容笑臉。此後暗中調查。果是徐大有。那夜來到我家。見我妻不在。纔將二百銀子盜去。看來天地間淫債不可拖。債賬亦不可拖。纔將月下老人細細一想。吾妻不致受人污者。想必我家三代節孝。方遇老人指示。元曰。真是府上清白傳家。不然。何能得月下老人之言。常言有云。美色人人愛。皇天不可欺。我不淫人婦。誰敢戲我妻。聞君之言。又知露水夫妻。有還債之說。爲丈夫欲保其妻名節者。不惟不淫人婦。又當多立善功矣。

## 辛亥年記

六月初二日。在北京遇一友人。吳安邦。安徽人也。能知命看相。正元與他談曰。人生出外的遇合。一飲一啄。莫非前定。安邦曰。君言不錯。我在江湖五十餘年。相命只可定中人。惟有鬼神的安排。令人不測。我安徽城中。有一個領班名何倫。生個兒子。名得寶。十二歲以後。朝日臥床不起。夫婦只有此子。隨他自由。到

了十八歲時。仍然如是。倫那一日公事甚多。晝夜不得安寢。見其子長大。每日貪寢。罵曰。你一天睡到黑。不做一點事。得寶曰。你老人家真不通人情。一天睡到黑。尙辦不完事。如不睡。不知如何下台。倫大怒曰。這娃娃真是不懂事。你有甚麼事辦不完。你快說。不然我就要打死你。得寶無奈曰。我前兩年在當城隍廟的差。都還鬆活點。今年我又在與凡人派吃食。每天要與人排定吃食之多。少。如未派均勻。還要受刑。倫曰。你這話真真放狗屁。世界上的人。富貴貧賤。各人自辦。那裏還要你去派。其子曰。天地間之事。無論甚麼事。都有人主辦。倫曰。依你說來。你明天派點甚麼與老子吃。我吃了我就信。其子睡一頃刻。對父曰。明早晨先吃兩個荷包蛋。後有雞鴨魚肝。薄肚片肉。飲燒酒。要到午刻方吃。其父聞之。毫不在意。到了第二早晨。閉門不出。對其妻曰。不要辦菜。吃點鹹菜罷了。其妻將飯弄好。叫其夫與子吃飯。忽來了一人。將倫的手拖住。說今天等了。你半天爲何不到差房。我四處找尋無人。纔到你家。快走快走。與我陪客。拉起

就走。行到他家。急忙撥了兩個荷包蛋出來。說道：「打個點心候客到齊。」上坐吃得醺醺大醉。方纔歸家。其子問曰：「今早之吃食，諒亦齊備。」倫細細一想，真是奇異。又對其子曰：「你看我明日的下午，又如何？」到第二早起來，對父說道：「今天下午只能吃半碗飯，有點臭豆腐。」倫笑曰：「吃好吃歹亦由我，叫其妻將雞肉辦起。待下午我吃。」直到午後，雞肉已辦好了，叫其妻曰：「快與我拏來。」我今私吃罷了，免得得寶這娃娃時常睡臥不起。」方纔將雞肉擺在棹上，來了二個差，飛跑到家。說大老爺坐堂了，教你快快去。倫聞之，急刻起身到堂。官曰：「今日某地來報一搶案，命你帶三十餘人，速去捕拏。」火速出城，領票出來，不敢停留。走至二更時，肚中飢餓，方到了一個店內坐下。向那主人曰：「可有飯否？」主人曰：「我們山邊之地，昨日米已煮完了，今只有冷飯半碗，還有點洗盤豆腐。」倫肚中飢餓，不得不吃。吃過了，心中一思想到家中雞肉甚是可憐，又暗想其子之言，真不可解。此事至今安徽無人不知道。老兄你看這天地間之事，真有令人不可解的事。

元曰。天地之大。無奇不有。凡事信之則有。不信則無。我今出門。見這一飲一啄的事。天道假之於人事。絲毫不錯。昔日晉景公病時。桑門巫知他大數已盡。說他不能食新麥。後野人獻麥。召巫而殺之。將麥煑好。陳在棹上。將食忽然肚痛。就去解手。不覺昏倒。墜下糞坑內。溺死了。試看天道之賞罰。或假手於人事。假手於鬼神。莫不幾微先動。卽如人要遭甚麼凶險之事。相都變了。吉事亦然。故中庸說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現乎著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譬如得寶之事。不知心性之人。不知修持的人。不知鬼神的人。不明天道的人。不通達人情的人。聞之則以爲驚奇。無稽之談。我正元聞之。非奇非異。卽合上帝之賞罰。今人說天老爺。卽是上帝有主宰。若無主宰。何以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歛冬藏。毫不紊亂。既有主宰。盡人安命。故君子強爲善而已矣。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深得天人之奧矣。



# 辛亥年記

六月九日見一卜士明鏡臺。士曰：予姓吳，河南人。今八十有三春，不中用了。我幼年無惡不作，奸淫霸佔，我嫖的婦女，不計其數。直到五十歲時，我積有金一萬餘。膝下有兒媳五人。家事到還順遂。一日有一叫化吳黃氏，周身是瘡，其面如鍋底，一身臭氣難聞。在我家來求食。我聞着他的聲音，乃是先年名娼。與我相好時，人才十分美貌。不惟不要我的錢，反助我銀錢。此女子是有良心。如何今日在求食，我當下施仁心，將他留在我家，作爲奴僕。以遂當年的感情。此婦在我家三年，病體不離身。一日將要死時，天良發現，故曾子云：烏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對我痛哭曰：我而今的病，已不能得生。蒙君關顧，我將實言告君。妾非女身也。我前是本城中何樂安堂醫生也。前在山東作響馬。我霸佔一個富家的節婦，其婦有一子。先用計將其子毒死，後謀殺其婦。將他所積有三萬餘金，概歸我手。纔到此城中開設藥舖。又開一錢莊帶兌換。不上

十年又賺二萬餘金。妻生一子一女。後又接三妾。而妻妾和睦。我在外所嫖良家婦女。不計其數。我用手段。只要將銀錢弄到手。講甚麼天良。事事如意。常言人有報應。我十餘年如此順遂。妻兒子女如此孝和。以爲天地間無鬼無神。凡事到手是財。世之貧苦人。何不學我。常言說吃不窮。穿不窮。不壞心術就要窮。我朝日自以爲洋洋得意。加之無病無災。我常想非找百萬金。不能遂我的心願。我滿六十城中宦界中人。有來與我祝壽的。我外面假仁假義。而內懷毒心。人人說我是個好人。我心中甚是歡喜。以爲鬼神不知。而不知德盡必滅。那夜上床去睡。忽然打兩個冷驚。見一位老者請我看病。我翻身就同他一路。一霎時就到了他家。老者曰。吾小女在臥房得病。家中無人。我在門外。稍有事情。請先生便中診治。我心中自思。此女子與我有緣了。我到他臥房。見此女子赤身露體。我上前摟抱。閃跌一跤。我翻身復起。不知如何穿的是一件女衣。我心想跳出外來。見一老母曰。要向何往。我不敢答。只願往外奔。二老將我扭住。我

大喊一聲。纔是個女聲。我用力往前行。無一點力。我摸我身。纔知是一個女子。當下我大驚。莫非我的靈魂。撲了此女子的身。細看房屋。只有草房三間。穿的是破衣。吃的是菜羹。我想要奔回我自己的家。我妻兒子女。斷不能認我了。又想起我的家中。嬌妻美妾。孝順的兒女。左右侍從奴僕。一呼百諾。一霎時就落於貧苦之家。天殺我也。後出嫁一丈夫。以爲過他們。可得豐衣足食。靠丈夫過世。誰知過門一看。堂屋灶房與房圈共一間。而丈夫醜陋不堪。我一見心如刀割。丈夫皮氣又怪。打罵不堪。三年後。丈夫去世。我無奈。纔出外爲娼。天使我還債。我聞前生妻兒子女。皆在享福。我在爲娼。明明白白。不敢對人言。我當娼十餘年。而周身發出瘡毒。痛苦難堪。昨晚睜眼。見一惡鬼罵道。你這個賤婦。前生淫人妻女。反謀殺人全家。奪人財產。非爾之智謀所得。不過是爾祖宗有餘德。前生之功善。應該得者。爾卽不用機謀。亦還是要得。那就是。一得永得。享到晚。年生出孝子賢孫。世世書香。此是爾之前程也。因爾奸謀殺人之妻兒。現今你

何家之子。就是節婦一轉。其女卽是節婦之子也。故享福還是積福人。爾之三妾。在爾家孝和者。是爾前生結下之善緣也。因爾貪淫貪利。忘了你家兄弟手足之情。拋却了父母。私逃在外。不顧父母之養。不孝不弟。不仁不義。加之霸佔民妻。故將爾前生所積五萬餘金得滿。前程消盡。上天譴責。將爾之靈魂。奪射於女身。前是大胖子。今轉爲枯瘦之小女孩。爲娼病苦。是上帝之賞罰也。有奇富奇緣。遇合必有奇禍奇窮。罰之善惡之報。絲毫不讓人。從今墮落於幽冥獄中。萬劫難轉人身。爾前用機謀得妻得子得財。得人尊仰。以爲無法無天。無報應。不知只爭來早與來遲。惡鬼將我罵畢。言我明日必死矣。果然第二日。七孔流血而死。正元翁。天地間之事。真真有些奇報。我將此女安葬。是夜晚上。見兩個公差。引我見一王者。呼我之名曰。爾知罪否。我當下想起何樂安堂受奇慘報。我雙膝跪下。說我前生所做之事。大神知道。我不敢隱瞞。王者悉將我生平之事。罵我一遍。說依天律。應該照何樂安堂之賞罰。但爾事母略有孝心。爲人

稍存忠厚。良心還未死盡。爾之前程。已經消盡了。爾能改過自新。能逢人談因果。勸人爲善。或可延年益壽。不然家敗人亡。後果不上兩年。妻兒子女。家中兩遭橫事。死的死亡。留我一人。故我出外卜卦看相。皆是我餬口之計。勸人招牌。至今我八十餘歲。身體還康健。故我逢人便說因果報應。凡人生一飲一啄。莫不從因果中來。像我說何家這個奇事。丹經上說爲墮社。戲上講的。借尸還魂。早前我們不信。而今不敢不信。故戲上有世上有。實是不錯。總之爲人。總以不作欺心事爲是。如我就是活報應。幸我稍有孝道。存心忠厚。故上帝開恩於我。現身說法。普勸世人。解我罪惡。我曾想曾子云毋自欺。孟子云強爲善。我們讀書。以爲博取功名。不知聖賢之言。就是樂善讀書。講究實行。正元翁以爲何如。元曰。今一席話。我明白多矣。

## 壬子年記

正月十五日。在成都青羊宮。見一進香之人。十分恭敬。正元以禮遇之。聚首相

談頗爲投契。其人曰：余姓張，道號知命子，陝西人也。行年六十有三，久聞貴省青羊宮常有神仙往來，故特不辭跋涉，今日雖未見神仙，得遇先生，亦屬極幸。彼此一見如故，無所不談。有間忽談及因果，輒慨然曰：天道好還，人生夢夢，孽報牽纏，絲毫不爽，亦願聞否？反正時，敝省有一滿人，是個寡婦，名良玉，心慈好善，家中奉有觀音聖像，看經唸佛，朝夕不輟。辛亥年二月十九日，至誠感神，他家忽來一老母，自託神語，謂良玉曰：清室王氣將終，反正冊籍業已造就，論氣數，你們滿人應該滅種嗣。因諸神考定善惡，又將康熙、乾隆、逮至宣統，功過仔細加減乘除。你們滿家還有餘德，不然，你們坐吃了二百餘年，德盡必滅。天道然也。只可憐今年爾家中九人，亦盡在死數之中。良玉聞之，跪地求救。老母曰：神人如不救你，自不必事前教你。此驚恐。按數今年十月十六日，應有李洪周、奸污你身，殺你全家，奪你家中財帛。此是你前生謀殺了他。今生冤冤相報。玉曰：我前生有何謀殺？請詳細說明。老母曰：你前生是個貧苦之家，人才蓋世。

李洪周是個富家兒。要謀你爲妾。你探知其情。假情假意。徒弄他的銀錢到手。李洪周不知其意。你用了他千餘金。伊來你家。逼你爲妾。你用毒藥殺之。將他尸骸埋在糞坑之內。外人無知者。主謀是你家九人。今日應該他奸你後。並殺你全家。奪你家財帛以去。但伊奪你財帛外出後。還要被王占魁一礮將他斃命。並將財帛奪去。匿入張洪興家。這其中又有一段孽緣。王占魁前生是李洪周之奴僕。被李洪周一棍斃命。故今生一礮以報前生之仇。王占魁前生劫過張洪興之財。故今生復還之。占魁出外。又被人殺死。紅塵中之事。冤冤相報。難以了結。良玉聞言。求老母解脫。老母曰。天數已定。萬難解免。良玉跪地哀求。老母曰。看你是否捨得家財。良玉曰。願捨。老母曰。你願捨家財。還有解脫之法。待那日。你可將門緊閉。合家老幼。聚坐一堂。點起香燭。其人到時。一定將門打爛。你合家可跪地呼曰。來人莫非李洪周。前來奸殺我家。奪我財帛。我家金銀在此。我全家性命亦在此。如此行之。自然可解。言畢。飄然而去。良玉知是神指示。

牢記在心。到了那日。如法炮製。洪周大驚曰。你等何知我名耶。又何以知我心。事耶。良玉曰。今年二月有一神人。來到我家。與我言明。卽知你今日今時要來。我們是前世的冤仇。今日你殺我全家。來日我全家還是殺你。冤冤相報。不知何日得了。洪周曰。我饒你合家狗命。你可舍得的金銀否。良玉曰。我早已收拾。在此情願奉送。洪周道謝而去。事平之日。良玉想起老母之言。卽往張洪興之家。一查究竟。張洪興之妻對玉言曰。那日之變。忽一人將我門打爛。丟一包囊。我家直到如今。妾不知係何人。玉曰。此包囊還在否。洪興之妻將包囊拿出。果是他家舊物。心中想到。真是天網恢恢。疏而不漏。二人叙別。傳語人間。長安市中。莫不駭異。正元兄如此看來。亂世報應。甚是顯然。元曰。是以佛家慈悲。結善緣。不結惡緣。敬人者人恆敬之。殺人者人恆殺之。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譬如而今。一見如故之朋友。並一見如仇之朋友。都是前生所結。我常常主張佛氏之因果。是補儒家教育之不逮。佛曰。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



要知來世果。今生作者是。這幾句話。將天道的循環道破。我今聞老兄之言。冤家對頭。乃是前生所結。要了惡緣。別無他巧。惟有積德以動天。不然躲也躲不了。藏也藏不了。知命子曰。老兄金石之言。真可欽佩。猶有一事。堪爲佐證。我鄰近有一富家子。流連荒亡。縱欲無度。百般勸戒。毫不回轉。富翁知其家難保。夫婦商議。我兒如此亂爲。終久恐要傾家敗產。因遂發下宏誓大願。改過日新。力行善事。未上一年。將千畝良田。廣行施濟。其子偶得一病。忽見兩個凶惡之鬼。由他身中跳出。曰。你父家業已盡。我二人來意。本爲助你爲惡而來。今你陽壽未滿。兼之你父母有大功善。我們亦不能擾亂你的心思。你從此可回頭立志。助你父母興家。說畢而去。其子病愈。痛改前非。力行善事。今日又居然恢復其富翁之舊業矣。

## 甲寅年記

八月十三日。乘舟過四川道士籬。水勢洶洶。舟子曰。道士籬半籬水。正當令。舟

距罐口尙半里許。忽疾行似箭。驟至罐傍。霹靂一聲。觸諸石岩。將船邊水欄一齊撞爛。船之前半。陡插於水中。形同壁立。船夫皆落水。忽見空中金光如電。射在河中。滿河之水。化爲沙泥。船忽高起。直行西流水中。平平直走過對岸。抵岸後。將下面的倉門打開。所裝孔子牌位。與禮樂陳設品。及一切衣物行李等。毫未沾一點水氣。此非上帝之照臨。何能水變爲沙泥乎。船無一撓片。又何能在西流水而流出乎。因長嘆曰。成都設會道不行。乘舟失道。天地驚。罐破道開。乾坤定。度盡天下有緣人。

十八日出罐口。洪水大漲。波浪滔天。忽然兩舟相遇。如箭交鬪。元跑至倉外。來船將要射到。用手一擋。忽然空中響了一聲。將彼船尾舵板劈爲兩段。一霎時風平浪靜。此非上帝垂憐。化凶爲吉耶。常言吉人天相。非虛語矣。當下又爲之嘆曰。川河之險。令人憂。亂石凶灘。鬼神愁。波轉船迴。龍虎鬪。任我道法平九州。戊寅歲。至今三十六年。其中遊歷各處。所見所聞。常有驚奇險異之事。備嘗經

驗。每當事在危急。內中必有人維持。轉凶爲吉。由此看來。非人力維持。皆是上天假手於人也。人每習焉莫察。卽如船在危險之中。人所不能爲力者。非上帝垂憐。其何能吉。可見上帝的神光。無時非人之主宰。但人要作一事。成一事。非有堅忍冒難之心。立殺身成仁之志。不能受氣數之磨考。凡磨考一到。每每中道而廢。非力不足也。志不堅也。故大學有云。物有本末。事有終始。凡事先立終。然後始。萬無有不成者。

九月初四日。到武昌往黃鶴樓上吃茶。忽一人立身歡迎曰。那位先生。是正元嗎。元當甚驚訝。正目視之。先生莫非是載華兄嗎。其人曰。然也。彼此以禮相見。曰。自那年分手。屈指已三十年。今日真是天假其緣。華曰。你我兄弟分手以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他鄉遠年逢知己。真是遊人之幸也。我自甲申出外。遊歷全球。調查各國風土人情。其教育大半由外至內。治標之學說爲多。易收速效。難語治平。講優勝劣敗。講富國強兵。你也講強。我也講富。你不讓我。我不讓你。

你講你的強。我講我的富。富強一有衝突。終不免於競爭。強與強相關。快刀終有缺。到頭非兩敗俱傷。玉石俱焚。不能了事。此是講富強治標之教育效果也。據我看中國之教育。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真是頂天立地之大聖人。其教育由內至外。故內而講聖道。外而講王道。以道德仁義。救正人心。以行政法律。保護治安。但王道無近功。昧昧者多。以爲迂闊而遠於事情。其實此至平至常之教育。異日至神至奇。混一全球。非此教不能平治天下。但中國現在教育之大病。僅襲取聖人之文章。空談道德。而無實地下手之功夫。故往往坐而言。不能起而行。必要將三教合源。萬教歸儒。人人知道頭上有個真主宰。七日一個大成禮拜。講三教之經典。分而三。合而一。能合一。則萬教歸宗。儒教。卽耶佛道回等教。與諸子百家。新舊各學。均在其內。真儒之教。以上帝爲心。耶穌之教。以上帝爲神。耶穌當日在猶太時。見人人主多神教。卽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發明上帝爲有一無二之真主宰。肇造天地人物之

大父母猶太人不以爲然。故舍身救世。殺身成仁。至今中外教堂林立。無非爲儒教昌明之引線耳。元曰。今聞教士說。耶穌死在十字架。救了許多人。代人受罪。故爲救世主。此理是耶非耶。華曰。耶穌死在十字架前。其中有段大淵源。因爲猶太人不信真道。故舍身十字架。以警後人猛省。其中明明是擺一盤大道。今人不知。以爲他在十字架前替人受罪。他是無罪之人。是上帝三位一體中的聖子。受罪渡人。此事是後人誤會。果然能替人受罪。耶穌死後就無有罪人了。何以今日徧天下。皆是有罪之人。生前不能替猶太之人受罪。死後焉能替天下後世之人受罪耶。耶穌之死在十字架前者。其十字卽是堯舜允執厥中之中字。老子抱一守中。孔子樂在其中的義也。耶穌以十字爲死。非死其形。是死其心。人心死於十字。卽人心死於道。而道心生之意也。三日復活者。是精氣神三寶會合爲一。卽是道心生。人有道心。卽是上帝之心也。四十天顯法術。能起死回生。明明是教人以上帝之心爲心。百災不爲害。萬病不能生。這四十日

者是東西南北。就是人的情欲之私。貪嗔癡愛。一切的魔障掃盡。全要歸於十字中死。一切魔障死。然後立功立德。四海名揚。然後纔可以升天堂。此是第一教人要舍得人心死。然後道心生。不知道。則人心不死。一日知道了。猶如釘於十字架前。朝朝日日克己復禮。知上帝在我頭上。在我心裏。人心卽死於十字架。此是耶穌現身說法。世爲人作改過榜樣。叫人人要學他如此之死法。非學他身死。學他心死。故在十字架前。爲天下後世人的模範。至今天主教供的十字。卽是福音以十字爲用。這十字如中國之中字。凡作事要不偏不倚。方合中庸之道。耶穌之教。卽不啻以十字作中庸也。至其第二教人要禮拜。爲榮歸天堂之路。禱告上帝。言我無能力。不能立功立德。想改過。又被魔鬼牽纏。撒旦束縛。不能自主。要三位一體中之神。開我心思。遣我魔鬼撒旦不能纏害我身。使我能改過日新。日後靈魂不致入地獄。受無限的苦楚。我能改悔前非。上帝靈光照在我心中。使我心神開泰。惡念不生。一切爲非作歹之事。我皆不爲。我願

爲上帝之子。代上帝開化世人。使人人知道上帝的真理。天父的仁慈。聖神的感通。天下人人知有上帝照管他。賞罰他。常常愛他。使得魔鬼撒旦不能返其身。不能入其心。不顛倒是非。不違背聖父愛我之心。成就我的靈魂。保全我之性命。又蒙聖神生萬物。養我之凡身。使我有智謀。能作百藝。養活我的父母妻女。又蒙聖子無罪之人。化生塵世。現身說法。在十字架前。爲後世作規矩準繩。信者得救。何以要信。信聖子死人心。以身作則。流血救人。要知道聖子耶穌三位一體。完全善人。苦心苦口。苦身救世人。不知耶穌之苦。成甚麼良心。人不知耶穌流血。爲人忘却根本。人無良心。不知根本。卽不是上帝之兒子。不受奇禍。便受奇窮。願學耶穌愛我。我愛耶穌。天良發現。可配上帝。第三教人愛上帝。上帝不言。我代他言。知道的人。在各處立教堂。開化惡人。縱有無知之徒。或打他。或罵他。或阻撓他。種種出人意外。耶穌之真門徒。不理他。不管他。朝日演說。常常送書。不惜銀錢。不沽名釣譽。不求人知。這就是三位一體的聖子。前死在十

字架前的規模。感動了真門徒。代他發明上帝的真道。使天下人信上帝的真道。無損人利己之心。平列強之氣。泯競爭之行。同歸上帝。自成其大同極樂世界矣。元曰。老兄之言。其理雖是。其事未必。弟聞今日全歐大戰。不知何時方可罷休。彼戰場中人。固多半是奉耶穌之教者。而猶演此殺場。還講甚麼大同極樂。華曰。老弟至今還是書生之見。非性道中人也。此次全歐大戰。本屬希罕。然此非上帝之心。亦非耶穌教徒之所願爲。此乃一般勢利之徒。好勇鬪狠。並不知上帝之道。違背上帝。逞他一時之能。鬥他一時之巧。凌人利己。恃他精靈。誇他強勝。好不愚哉。好不愚哉。死期將至矣。何嘗有一點生氣。又何嘗享受人生之樂趣。此種人日日陰謀。時時詭計。我造鎗礮。看要如何一礮。可以誅萬人。我造炸彈。看要如何一炸彈。可以打得他國天翻地亂。我造飛艇。飛高臨下。探敵如掌。每日忘却上帝之仁愛。以爲他的靈機巧變。以爲他的智廣多能。想得到又做得到。我又有勢力。真是巧奪天工。卽是上帝也不如我。愈想愈得意。越思



越有勁。其心一日毒一日。其良心一日昧一日。不知如何纔害得死人。而天良昧盡。慘無人道。朝日只想害死他人爲樂。惡念長存。以惡召惡。就遭了天地的殺氣。傷了天地的太和。自有大激戰。以償其願。以如此之惡人。而希望有良好的結局。是真善不足以平治天下。而爲惡可以平治天下矣。而不知上帝好生。豈由你顛倒是非。凡人一滿就招損。天道之自然。此次之殺機。卽是違背上帝所釀成。殺人者人必殺之。這一般混世魔。日積月累。機鋒相湊。平日遭了天地的殺機。自己不能作主。殺殺殺。將一般混世魔殺盡。這就是強有強報。惡有惡報。迨至懷惡抱毒之人。誅鋤已盡。自然天朗氣清。太平世界。這就是天誅天討。常言道。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災及其身。求殺遭殺。求死得死。有何說焉。元曰。老兄之言。由天道推至人道。所見可謂高遠。但聖人悲天憫人。此一般無知之徒。雖自愚自用。自作自受。死而無悔。你我兄弟。總要施一番仁心。使得天下人人知道。不敢使歹心。不敢存惡念。不然。

既動了天地的殺機。不惟殺一身。世世生生。萬劫鈎連。你殺我。我殺你。冤仇何日得了。天下何日得平。譬如白起坑降卒四十萬人。自唐朝時。雷打死一牛。飼牛之家。出怨言曰。雷呀。雷呀。你何不朝中打奸賊。何來田中打耕牛。後來將牛一看。背上有白起二字。白起至唐朝。將及千年。還在變牛。並遭雷劫。皆因坑降卒之毒念所致。何況今日萬國爭強。橫暴無比。其冤牽不知如何了結。爾我兄弟。應如何設法。使這一般有智謀的人。引他皈依聖道。得天地太和之氣。安享人間的清福。人孰無良。不過未明上帝的真道耳。華曰。我今遊歷各國。所見所聞。不以鬼神言教者有之。亦有單在實行者。亦有單在取義者。亦有單言性理者。亦有單言道德者。各個分門別戶。萬難歸於劃一。惟我有幾位知己。道然子。天精子。佛心子。伊等皆知老弟之學說。元曰。弟乃見聞謏陋之徒。伊等何知之。縱知之。我不過虛名。恐無關於大雅也。華曰。我的三位知己。均贊成老弟的人道主義。並希望老弟將在成都設會時。每星期的講演問答。上帝問答。並日記。

及所記的案證。聖道發凡等。一並隨弟的門人。梓行於世。一人見之。十人言之。百人聽之。千人聞之。萬人行之。由此推行起來。發明三教同源。萬教歸儒。以上帝爲心。愛人如己。耶回各教。相輔而行。此爲教育改良之大發端。可以救正人心。挽回世道。况今全球大戰。亂極思治。如弟順天而行。代天宣化。卽是泯沒競爭。不講優勝的良好辦法。元曰。上年門人內。已將聖道發凡。布告全球。至今迄無效果。華曰。聖道發凡一書。聞諸人云。好歹不一。但此書非聰明聖智。達天德者。誰能知道。聞人言老弟。並將上帝的真道。倡行一個萬教大成的禮拜。這個萬教大成的禮拜。正合時宜。能夠推行天下。不管有效無效。只要各盡其道。今日不明。異日必明。人事到了。無有不行的事。談至此。爲時已久。約會而別。九月初六日。又與華晤。元曰。我昨夜思想。兄台之言。三十年事。如在眼前。弟在成都所作所爲。兄亦如曾親見。是何神妙。真令人不可思議。華曰。要得人不知。除非已莫爲。論我知到的事。亦莫之爲而爲者。如中庸上說。至誠之道。可以前

知人無私心。凡事對天對人。卽是至誠。至誠者。卽是上帝付與的仁心也。仁心不死。卽是真人。天下國家之事。由至理而推之。孔子說。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譬如當今各國。所謂某某英雄豪傑。以自己的智謀才力。不體上帝之心。以惡爲能。縱得一時之僥倖。不過偶然之能事。非真英雄也。我前三十年。見你之存心公道。至今而心仍如初。真是篤信好學。謙謙君子。終身不二信人也。元曰。你我兄弟。勸善過規下上。兄何今日奉承起來了。我前十年。自矜自恃。目中無人。後十年。略略知到天下有幾人。又十年。方知到天下皆是人。而我非人。而智識不及人。道德不及人。言行不及人。凡作一事。用一智。恐不能勝。常常戰戰兢兢。華曰。弟之學問到矣。元曰。不敢言學問。只求能略達人情。亦是我生平之幸。我想至今。遊歷三十餘載。又得良師好友之教育。至今而一事無成。我看當今之世。轟轟烈烈。奴僕隨從。皆堂堂少年。我實自愧良多。華曰。弟何出此言也。當今之世。多半是行險僥倖。知時務者爲俊傑。凡得失不

在少年不在老大。譬如開花。花能久開者。必有善果。朝花午果。至晚必謝。我不知知天時地利人和。我還能善定人之吉凶禍福。元笑曰。老兄能定人終身之吉凶。莫非會看相耶。華曰。相由心造。固亦略知一二。元曰。就請將我前月之經過略說一說。何如。華曰。觀弟前日之氣色。青暗。鼻有青黑點。口角又有水波紋。常人現此氣色。必死於水中。老弟雖不死。亦恐要受大驚駭兩次。元曰。凡行川河之險。驚恐自所不免。如兄之言。是他們江湖上的生意話。但我這回之險。非上帝垂憐。你我兄弟不能相見了。華曰。是不是我看得準。這就是天降大任。看弟有灰心無灰心。我看你至今毫無退道之心。真不愧爲上帝之子也。但你今氣色還未散。常言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還要忍性耐煩。但你的唇稍有青黑色。須要被小人欺侮。但人所不能忍之事。你能忍之。人所不能辦之事。你能辦之。故曰。受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不苦不耐。不能成大英雄。人要造個錦繡乾坤。非忍非耐。不能造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人只看苦來有益無益。爲人之苦苦。

中有真樂爲己之苦。苦中有真苦。人總要在苦中去尋樂。元曰：依老兄看來。我不是終身自受其苦耶。華曰：天地間斷無此理。陰極則陽生。否去則泰來。此氣色是你當年之苦。其實你的相。終身還有極樂的。元曰：我還有甚麼相。華曰：老弟既辦天下之大事。豈有無相之理。論弟之相。有十惡大敗。其中生出千好百美。元曰：你我兄弟。不要過獎。他門江湖上的話。奉承別人則可。施之於弟則未免見外。華曰：逢真人不說假話。按弟之相。一不好劫喉。二不好露齒。三不好蘭台。四不好上眼皮坑陷。五不好眉尾耗散。六不好天倉不滿。七不好耳反輪角。八不好額紋多。九不好枕骨不豐起。十不好面目無威。十一手露骨浮筋。十二聲音急。此就是主幼年孤苦。祖業難留。六親無靠。勞苦半生。不得一日之安寧。這就是弟之十惡大敗中之大不幸。凡相十惡大敗俱全者。轉爲最尊最貴之相。不幸中之大幸。卽生出百好千美。弟係木形頸長。不怕劫喉。加之有項條項皮。這就是不好之中生出極美。齒雖露而堅實長大。形如白玉。加之

兩唇相配。舌大且紅如硃砂。又是不好之中生出極美。蘭台廷尉雖空。而內有毫準。頭有肉而堅實。人中有溝渠。有輪角。而法令分明。鬚成根數。此又是不好。中生出極美。上眼皮雖坑陷。下眼皮豐滿。有絲線紋。爲陰鷲紋。色紅黃。眼雖慈。而內有真光。面初看無威。久看有神。此爲神有餘。而形不足。一日得志。精神倍出。這就是不好之中生出極美。鼻梁稍有露脊。而山根直貫印堂。兩顴又輔助。又是不好。中生出極美。額雖紋多而成條。頭皮厚。頂平。額寬。山林中微微有骨起。髮高五寸。又是不好之中生出極美。天倉雖空虛。而顴骨插入天倉。驛馬豐起。又是不好。中生出極美。枕骨稍平。而頭頂中有三台骨。頭無惡骨。枕骨如日月。照三台。又是不好。中生出極美。耳雖反輪。兩耳有垂珠。朝口。耳後有壽骨。兼之耳白過面。相書云。太公八十遇文王。卽是耳白過面。明珠朝口。又是不好。中生出極美。手背雖露骨。浮筋。而掌紋深細。紅如硃砂。暖如火。滑如苔。不好之中。又生出極美。其聲音雖急。而出於丹田。爲火聲合格。貴人聲音出丹田。不好之

中又生出極美。足下有龜紋。腹有下垂。陰是馬陰藏象。其毫爲耳毫。鼻毫。眉毫。乳毫。穀道又有穀毫。項下又有條。又是不好之中。生出極美。還有內相。小便如酒珠。脉細而長。三部平等。此爲六陰脉。主富主壽。主貴。這就是弟將來之名譽。晚境的收成。元曰。兄之相書。是很看得熟。照書所說。將弟之相。合那書中不好之中。變出美來。真是兄誇獎太過。庸夫俗子。有甚麼美相。有甚麼好名譽。弟今想來不圖有功。只期無過。朝日只得對人說好話。時時刻刻寡過。還恐不能。弟這回出來。不過了我之人事。人言民國匹夫亦有責任。今我也是民國中一份子。退也退不了。我想欲潔其身。而又亂了大倫。我今只得鞠躬盡瘁。在一日辦一日之事。常言說。謀事在人。成事在天。我聽上帝的安排。就是華曰。老弟真不愧你我弟兄相交。至今三十年。弟之心還是如此之堅固。天地間之事。只要一恆字。鐵棒也磨成繡花針。故曰。有志者事竟成。這也不愧我弟兄爲上帝之子。元曰。兄真上帝之子。弟萬不敢華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大丈夫不成則已。



一成超羣。不明則已。一明光天。人雖賴天。天亦賴人。天無有不隨人願的。彼此相談。無話不叙。至初十日。華曰。我今約有友人。還要遊歷各處。元再三挽留。華曰。你我弟兄。異日相近之日長久。今時暫別。言畢欣然而去。

### 九月十五日

問。客有問曰。我昨夜見堂中聖牌下擺設一物。形如太極。一霎時祥光四起。金光射人。其中現一人。時而變化不一。現出如天上之星斗。此是何物耶。

答。吾壬子年十月十八日。在成都大街上。遇道長相送。吾問其何物。道長曰。是一土精太極。中現一人。乃是真土之精華也。時而祥光。其人時有變化。吾門中人常見。不足奇也。君少見。故多怪。敝會中得了此太極。吾之蠢見。想來將來聖道統一全球。中和學堂協和萬邦之吉兆也。四子書中。聖人頭上一太極。聖人致中和之道。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吾得此太極。是我天下同胞之幸福。

# 十月十八日

問、夫子常講之大學。生等詳細研究所講者至矣。盡矣。無以加矣。

答、大學真正是天道也。爲萬教綱領。修齊治平。內聖外王道法。並行成己成人。先天後天一貫之傳。皆在其中。我今所講者。因時制宜。因材施教。淺中之粗。萬分之一。今生等所聞者。不過是大學文章之中一點。廣大高明。其中性與天道。不但廣大高明。而精微至中至庸。神妙不可思議。故中庸云。聖人有所不知不能。又云。苟不固聰明聖智。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何言無以復加矣。問、如此說來。大學真正是天書。非將儒門心法。而終身讀之。不但不知其中性。與天道。而文章亦不知之也。請夫子再講一二。生等亦願聞其教也。

答、吾今與爾等分手遠遊。再與爾等解釋一二。大學者。古人至七歲而入小學。十五而入大學。大學者。成人之學也。小人成大人。君子成聖賢。知道卽行道。方不愧大學中人也。明明德者。將我得於天者。明而復明之。如光天白日。將

我從前惡念種種。卽如昨日死。善念種種。卽如今日生。前後判若兩人。改過日新。從此不二過也。明明二字。陰陽性命。無極太極。道法並行。俱在其中。故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者。知我是大學明明德中之人。常常存濟人利物之心。還我本來面目之真性。是以大學之道。在親民。在止於至善者。與天地合德。與日月合明。公道自然。道卽是我。我卽是道。是故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以上三句。真是先天內而聖。外而王道。不可須臾離也。我之性命。毫無一點私心。純是天理國法人情。故朱子云。虛靈不昧。誠意正心。完全之道。凡明大學先天之道者。其心如深潭之水。百搖而塵沙不起。清如秋波。明如光鏡。澈底澄清。就是孔子的性與天道。以治國平天下爲己任。人見我苦。我自樂。何也。如真金遇紅爐之火。愈煉愈堅。愈堅愈恆。愈恆愈勤。此真是得了大學。明了先天之道者。凡未明先天之道時。一見紅爐之火。未煨而自化也。爾等果是儒門的真種子。非煉不能成器也。故孟子云。天降大任於是人。孔

子云。愛之能勿勞乎。爾等知此二章書之意。雖受苦而真樂在其中。况儒門之真道。孟子以後無幾人知道。縱有知者。亦見不得紅爐之火。何也。一關乎人之信道不篤。二關乎前根祖德。三關乎前生歷劫魔障牽連。故孔子云。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君子者斯可矣。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恆者斯可矣。無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恆矣。由人落在紅塵之中。被世俗所染。名利牽連。一時之真心。轉念就忘。故難有堅恆之性。忍耐之心。遇事不能自主。何也。因有六慾七情。生出貪嗔痴愛。前生今世作了多少損人利己之事。冤冤相報。修持人就爲遭了魔障。在俗人常言背了時。遇了鬼。故不能自主。人若能自主。誰不願爲好人。世有不顧名譽。不顧殺身亡家者。皆是魔鬼使之然也。若人有鎮定之心。一正壓百邪。魔不復生。卽能自主。果能自主。小而君子。大而聖賢。其成仙成佛。不言自在其中矣。

問、弟子上無父母。銀錢是我一人親手找的。心常想作善事。可謂能自主耶。

答汝雖無父母。不受人管束。陽魔或可自主。惟陰魔難乎其難。心想作善事。而難實行。將要實行時。魔障阻擾。又舍不得了。故常言說。舍得舍得。要舍纔能得。惟作善一得永得。但非仙根種子。大福命人不能也。何也。總要實行到了。方纔算作善事。欲想作善事。人人皆有此心。故知之易。爲之難。爾真能自主。吾前講的大學。要先知終然後始。卽是自主也。果明大學先天之道。知凡身爲末。靈魂爲本。功行實德。是我分內之義務。以大學之道爲己事。方能千磨百折。而無退心也。略有一點不知道處。卽道心有所不堅。人心死而復生也。魔障乘隙而入。加之俗事牽連。每每欲要爲惡。而銀錢諸事順手。魔鬼護持。消其祖德前根。欲想爲善。銀錢諸事皆有阻礙。而不知逆來順受。委曲求全。卽不能作主。道心漸漸退消。是人心未死盡之故。果是聖賢根種。真心修持。一言以定。終身不二。所重者道。所尊者師。卽是知足常足之人。不虛生於世。知道就行道。此等是自主。自愛。自重。卽是君子自強不息。堅恆勤篤之志。

行爲不成者。未之有也。天下無難事。先終而後始。魔障焉敢阻撓也。故大學之道。在止於至善。其知止一節。先天性功完全。而命功未了。得先天大道。有道纔能統法。知止則道法並行。性命雙修。故知止而后有定。有諸己之謂信。定而后能靜。充實之謂美。靜而后能安。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安而后能慮。大而化之謂聖。慮而后能得。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也。

問、先生如此講來。大學一章書。要分先後天。其中道法並行。所云先天之道。萬難以完善。

答、先天一道。本來是個容易事。前我所講者。將大學認明。以好德之心。如好色。苦中尋樂。譬如以盜賊之心。而作善。以愛凡體之心。而愛性命。縱苦之萬端。毫不降其志。只知勇往直前。凡事任爲己事。成仙作聖。何難之有。譬如盜賊。求名求利。無非爲凡體一時之安。尙有如此踴躍。設若以此心。轉爲修持學道。必能保全靈魂。大學上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事

先立終然後始。故顏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此是上智也。有始有終者，中智人也。有始無終者，小人也。知而不爲者，無用之才也。不知而亦不爲者，下愚也。知而不爲，故意破壞者，小人中之小人也。世有明知他人善而不成人之美者，此是無福命之人也。世有見人之善而卽成人之美者，福命宏大。此是不知先天而爲先天之事，生而知之聖人也。性之也。汝等常言：士爲四民之首，非也。大學中之人，方算四民之首。若不知大學之先天之道，非吾門人也。不如普通士人，亦能假文章而得富貴。雖是石火電光，轉瞬成空，還能爲之。若大學之道，初入者由朱子小學起點，倫常無虧，然後明先天之善，修身易也。明先天之道，卽爲修心煉性，故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方能升堂入室。性命雙修，常言得訣歸來好看書，得訣歸來不看書，好看書何也。凡聖賢仙佛，成功一也。不看書何也。明了先天之道，萬卷丹經，皆是性命二字。諸子百家，維持大學之道，保全性命之理，以及旁門左道，不過得大學

緒餘之一端。凡修身學道。先要明先天之道。先天一明。自無後悔於後。故大學先言道。後言法。不知道者。不可載法。以其不知改過也。夫人非聖賢。孰能無過。改之爲貴。道不遠人。改過卽是行道。當今之世。總要學謙謙君子。自能改過。自受多益。

問、先生今要外遊。生等將大成禮拜問談處、芻談處、叙談處、問答筆記。先生日記及平日講義。纂述成編。以告同人。何如。

答、爾等要編輯成書。亦是爾等之義務。但其中吾對爾等說明。如有來問者。我是因人因材施教。所言其中有所爲之語。多恐門人誤解。卽如聖門弟子。曾子與有子。皆是聖門的賢才。孔子云。喪欲速貧。死欲速朽。而曾子還誤會之。有子云。夫子有所爲。曾子不以爲然。同師學道。師言而弟子不知。何況外人乎。凡吾之言。有所爲之語。多要普通人知者。方可述。或關乎世道人心。現在之時務。一覽便知。擇其淺者言之。不然。人各有所好。情欲不同。賢愚不等。加以蝟



蟾沸羹之時。言論尙自由。是非無定論。知我者在此。罪我者在此。吾言總在勸人爲善。是非不在一時。久久自有公論。爾等一時猛勇。其心本善。但須詳細考核。纂訂以公諸同好可也。

問門生等。早已慮及。但聖道之事。不毀謗者不明。不破壞者不成。古來聖經賢傳。必招人毀謗破壞。然後纔名揚天下。今以夫子所講演的。付諸梓行。任他說好說歹。生等置之不論不問。各盡其道。况生等所述的。皆是夫子淺近之言論。來陰陽交關之際。邪正兩不相親。門生等心在救世。先生之學。成人自然成己。一旦有知音。將事看明。共襄盛舉。豈不兼善天下耶。

答。天地間之事。雖謀事在人。成事在天。爾等有篤信好學之心。有志竟成。今日暫將所講演的。通俗述之一二。作爲草案。異日得知音。共相修飾可也。但吾之言。雖不盡善盡美。其中皆是人道之常。明善之事。

十一月一日。正元謂諸生曰。果明大學之道。卽得了上帝的命令。故詩云上。

帝臨汝。毋貳爾心者。實行大學之道也。明明德於天下。卽是實行天命。天命者何。允執厥中也。中者何。因時制宜也。親民者得大道。不言道。道非妙。妙非道。是以在親民。親民非新民。不啻親親而仁民。故曰在止於至善。至善不言善。知善非善矣。不言善。無不善。是故曰至善。至善者。道之玄。玄之又玄。衆妙之門。故子貢云。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得其門者。不入而自入。不但升堂。自入其室。入室不言大學。不言天命。是以大學天命在其中。樂在其中。惟行大學。順天命而行。成己又成人。是以君子兼善天下。無非在止於至善而已矣。汝等照此行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可知大學之道矣。知大學之道。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頭頭是道。明明德於天下矣。

數千年來。大道不明。不行。著書立說者。不顧天道人事之當否。一意矯揉造作。專門勸人爲善。似是而非。而考諸本身。則反毫無實行。如此能說不能行。不特勸善無效。反將古聖先賢行有餘。蔽塞不通。成爲愚忠。愚孝。愚仁。愚。兩失其宜。世道之亂。從來遠矣。本書之案証。小而應事接物。處世言金玉。字字珠璣。有益於世道。萬册。倘有愛身愛家愛國愛天下。册計工料洋四元。外埠代寄。另加一千一百八十九號。集成圖書館。當照奉。凡有發願購送。以期普及。

鴻英圖書館

借閱圖書規則

一、圖書手續

二、本館

三、借

四、

上海圖書館藏書



AS41 212 0009 4618B

倍賠償

凡規則辦理

以在本館閱

出館外

塗改如原

報告館員

交還不得

如有剪裁

照原價加

卽一百十言

及。體

# 本館流通書籍價目一

書目	冊數	價目
正元日記	一	一角
法語	三	六角
樂教	二	五角
一心法言	一	三角
一禮法言	一	三角
萬教丹經	一	五角
居易俟命	一	二角半
道德約言	二	五角半
聖道發凡	二	二角
上帝大中	一	一角
大同貞諦	三	三角
孝經直解	一	九分
道德和平	一	五分

書目	冊數	價目
黃中通理 <small>第一</small>	二	二角
黃中通理 <small>第二</small>	二	二角
阿彌陀佛經 <small>次</small>	一	二角
通解	一	三角
大同元音	一	一角半
周善	一	一角
道善	一	一角
大成禮拜雜誌	一	一角
問談處彙錄	三	三角
大成禮拜雜誌	三	三角
蜀談處彙錄	三	三角
政治大同	一	一角
永久和平	一	一角